

編號：162

作品：榮光之子

開場白

記載世界首都夢都的地方志【夢都書】中，提到許多和王有關的傳說，其中一段是這麼說的：

『天將降祉榮耀王於世，必有異象。

滿月而南面沙利星現，王者降生伴隨雉啼，驚破黑夜，是為月白王，有月之淑德；冬夜白火齊為跳躍，照亮宮殿四角，王者降生伴隨火熄之煙霧，是為風火王，有大謀略之能。

——…不合時宜大雨滂沱，王者降生伴隨雷電，驅散烏雲，日光重現，是為榮光王，能成就常人無法成就之事。』

黎爾是一個王子，也不只是一個王子。

在古老的夢都，關於歷史、關於英雄、關於皇室有諸多傳說，其中一項關於「榮光王」的傳說，或許可以解釋黎華出生時的異象：他出生於連續大雨的最後一天，在不是雨季的時候，很少見到這樣三天不斷的大雨——而參與接生工作的宮女更信誓旦旦的說，舉世皆驚的大雷電就是在嬰兒呱呱落地時劈下的。

若說這些只是巧合，那麼最巧的，莫過於當王將這名新的皇室成員高舉在右塔陽台上，接受夢都子民仰望之時，天空忽然隆隆幾聲悶響，大片烏雲忽然散開，剎時光芒重現，風雨皆止。

這一點造假不得，是全城人民都可做為見證的，不消幾時，那名渾然不覺自己驅散了風雨、因而沐浴在金光當中的小嬰兒，成為了夢都最熱門的話題。沒過多久，這個消息不只從城東傳到城西、城頭傳到城尾，還很快的傳遍了整個馬里耶大陸，繼而向四周的內環大陸、外圍諸島散播。

——就在本人渾然不知的時候，他們已熱切的稱呼他「榮光之子」，並抱以無限期待。

這份期待當中，除了包括天降異象，使大家認定他是上天賜予的「榮光之子」以外，有一部份是因為他是「白王的兒子」——黎爾的父親，也就是白王，以十六歲的年紀崛起於亂世，二十歲登上王座，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平亂王，即位後引導世界走向繁榮，受到人民無上崇敬。

身為白王的第一個孩子，還是個可能繼位為王的男孩，就算他不是那什麼「榮光之子」，所要承受的壓力也已經夠大的了。

王后比任何人都早想到這個問題，作為一個母親的立場，她擔憂的比別人更多，天下沒有一個母親願意讓孩子受這麼重的負擔。所以出於私心，她對於傳承香火一直抱著猶疑的態度，可是終究私心還是敵不過女人的另外一種心情：她的丈夫是如此偉大，將受千秋萬古景仰，歷史上怎麼可以不讓他的子嗣留名？

基於如此的考量，黎爾出生了，他出生那天可謂是風雲變色，不單指天氣，更多指的是他將背負的命運：這必須從頭說起。

當房裡的嬰兒啼哭聲稍微平息了之後，宮女抱著包裹在絲綢中的小王子走出王后臥房，將他交到王的手中，在這一瞬間，小王子張開了眼睛，毫不畏懼的與他父親對上。

那是一雙屬於嬰兒的，再純真也不過的眼睛。就算這是個高高在上的王子，但是看起來卻和天下千千萬萬的初生嬰孩沒有兩樣，都是上天派下來的使者。讓王驚訝的，還是眼睛的顏色，金黃燦亮。

「我的天！」

白王眨了眨名動天下的金眼，低聲驚嘆。

這是他的兒子，顯然繼承了他的眼睛，眾人為此歡欣讚嘆。可是啊，這件事只有少數人知道——王的金眼並不是天生的，那來自少年時候的機遇，西方狼王的恩寵。既然金眼一開始就不屬於他，為何會遺傳給他的子嗣？

「此乃大吉之兆，陛下。」宮廷巫師道：「陛下的金眼為世界帶來了光，王子也必承襲此風，繼陛下之後帶領人民，讓天下永保太平。」

「你真認為這是好兆頭嗎？」王沈思道：「你該知道的，金色不是人類該有的顏色。我來自於機運，那麼我兒又是來由為何？」

巫師肯定的回答：「金色為祥瑞，無可否認，此乃大吉之兆。」說完，他恭敬的鞠了一個躬，伸出手去，覆手在王子的額頭上，半晌後巫師伸回手，朝王微笑：「王子有相當高貴的靈魂，潔白無瑕。」

不管這是不是應酬話，王沒有再說什麼，他只是舒緩了微微皺起的眉頭，在隨從的引路下，登上了塔的陽台，他知道外頭還有許多人民在等著仰望。——而王子被高舉起來的那一瞬間，發生了什麼事，前面已經說過，在此就不多提了。

讓王真正掛在心上的，卻不是這個「榮光王」的傳說顯現，而是產婆在他將嬰兒還給宮女後，前來和他說的話。

那產婆年紀已經很大了，尤其是心神不寧的當兒，走起路來有些不穩，王扶住了她，產婆誠惶誠恐的說：「陛下，啊，陛下，雖然我如此惶恐…但請恕罪，請恕罪，我必須說，我有一件事情，一定要稟報，您可得移步聽聽。」這老婦人什麼都好，就是太堅守故鄉繁文縟節的禮貌。

「有什麼事，但說無妨。」和公正分明的政治作風不同，王在私底下從來都是個溫和的人，即使現在爲了王子的金眼而煩惱，他還是十分和善的應對。「我不能走，小離隨時需要我，這是妳先前和我說的。」

小離便是王后的名字。在生產前，這名盡忠職守的產婆一再叮嚀王上，王后剛生產完的一段時間，身心俱疲，請他盡量要待在王后身邊。

「哎，這怎麼說呢…我確實是這麼和您說過，但是，但是現在情況不同呀……」產婆一時不知說什麼好，焦急的扯著身上的衣擺。「能不能…一下就好，真的，我想我一定得告訴您…」

王考慮了一會兒，他知道這名耿直的老婦人不會說謊，看看臥房那兒暫無動靜，叮囑了巫師「幫我照應一會」，便和產婆走到較僻遠的大窗處。

「陛下。」

沒想到產婆一到了無人的地方，就撲簌簌掉下了眼淚。年輕的王見識過許多大場面，但總是會被女人的眼淚嚇著，他伸手輕拍老婦人的手背，這是合禮且平易近人的安慰。

「發生了什麼事？」

老婦人擦了擦眼淚，試圖說話，但聲音有些哽咽，她似乎覺得這是失禮的，過了一會兒，才又開口：「陛下，您該知道，在我手中，曾接生過上千嬰孩…」

「是的，我聽人說過。」王安慰道：「形形色色的嬰兒，在妳手中平安接生，妳也遇過許多驚險的場面，但最後都使母子平安了…我未曾懷疑過妳的專業。」

「謝謝您，陛下。」老邁的產婆有些僵硬的行了一個禮。王的鼓勵似乎讓她振作了起來，她隨後說：「可是，我從未碰過這樣的情況。」

「什麼情況？」王遲疑了一會：「王子看起來十分健康。小離也是…妳們向我稟報過的，母子均安。」

「是的，是的，母子均安，再好也不過。」她搓了搓手，彷彿不知從哪裡說起：「只是，王子…王子他…哦，我不知道該如何說起。」

「王子如何？」

「……事實上是，我不知道該稱呼他…『王子』或『公主』。」後面那句話，產婆說得謹慎，但很清楚。

王不解。

「是的，這高貴的小生命…無疑是個男孩，是個王子，帶來了雷電、又撫平了烏雲的榮光之子。」她小心翼翼地道：「可是，他也同時是個小公主。」

「我是說，」產婆忽然挺直了腰桿，一口氣說下去：「他有男孩的特徵，也有女孩的特徵。——他既是男孩，也是女孩。」

這簡直是上天的玩笑！產婆如此認定著。在產婆的家鄉，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而沒唸過書，也對外地不甚了解的她，更不會知道世界上其實是有這種人，還存在於歌謠與傳說之中的。

說完，她等著王的反應，內心滿是焦急。

王先是愣了一會，然後沈思。

比起產婆貧瘠的知識，王曾聽過雌雄同體——他的巫師摯友曾經告訴過他許許多多故事，包括通俗的，以及被遺忘已久的。此時他突然遭這個消息給震驚了，第一個想到的竟是哈突大陸的古老神祇，雌雄同體的帝絲。

在上古時代，天上和人間還相通的時候，帝絲是天上最美麗的仙女，她愛上了人類男子哈若克，哈若克卻不愛她，她惱羞成怒之下，破壞了哈若克的村莊，村莊被夷為平地，她所愛的男人奄奄一息。歌謠中記敘她的自白如下：

「我的愛人，我懊悔不已
我要永遠和你相伴，直到天塌地裂，你絕不能棄我而行」

人類沒有神祇無盡的壽命，更且哈若克即將死去，於是她向上天祈求，讓哈若克與她合為一體。傳說中她得到哈若克之後，有了雌雄同體之身，彷彿所有的陰陽之美都一起展現，這就是「美神」的由來。

「那麼，這代表什麼呢？金眼的，雌雄同體的孩子啊。」

王忽然吁了一口氣。他甚至露出了十分年輕的微笑：當王有這種表情的時候，通常是他展現赤子之心的小小俏皮的時候。可是，現在顯然並不恰當。

「這孩子真的是人嗎？」

「陛下！」產婆瞪大了眼睛。

「沒有什麼好慌張的。雌雄同體——像我兒這樣子的，多出現在神話中。既可能是神，也可能是精靈。喔，是的，妳可能聽說過，我們古老的兄弟精靈，便是同時具備兩種性別的。」

「可是，他是我兒，他不是神，也不是精靈，他是我的孩子。不管他是男是女，或者既不是男、也不是女，都是我的孩子。」王收起笑容，正色道：「他有他應該有的責任，我只能這麼說，這點不會因為任何事而改變。至於身體…那是上天賜予他的，必有其深意。」

「陛下。」產婆皺著眉頭，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樣子：「我以為這件事，必須更慎重的…」

「現在，所有人都稱呼他是個王子。」王揮了揮手制止老婦人繼續說下去，他踱步了一小圈，慢慢道：「那麼，這孩子就暫時是個王子好了。這件事別跟任何人說，知道嗎？」

「可是，王后那邊…還有，兩位大法師，以及扶桑大人…他們也要瞞著嗎？」

「我自會判斷。但無論任何人，妳都緘默不言便是了。」

王負手看著窗外，溫聲道：「下去休息吧。折騰了一天，妳一定累了。」

產婆憂憂的看了他一眼，這才退下了。她雖然擔心小王子，但是卻絕對不會違背命令——王對這點是很清楚的。從此之後，這將成爲一個秘密了。她想。可憐的孩子，從她手中來到這世界的…她蹣跚的走著，老淚縱橫。

而嬰兒在搖籃中安穩的睡著。

這是一切故事的開始。

一：相似神的孩子

「在夢都的王宮之中，住著一個小王子，小王子名叫黎爾，他的父親是偉大的白王，而他披戴上天的恩寵來到這世上，注定成爲世界的榮光王…」

當黎爾還是個小王子、也的確住在夢都王宮的時候，世界各地都聽得見這樣子的故事開頭，這些說故事的人大多沒見過黎爾本人，但是憑藉著好口才和想像力，總是可以把故事說得天花亂墜。

他們說黎爾有著柔軟的金髮，美麗如同金色的波浪，皮膚白嫩如同高山的細雪，有著精工雕鑿的五官，還有一雙傲視天下的金眼，在黑暗中會閃爍生光。他們說他的美麗甚至超過他父親無上的威儀，就像已經不在這世界的精靈一樣。

他們說黎爾聰穎不凡，滿月即會說話，第一個說出的字是太古真言「蒙但那」——那是開創世界的母神所說的第一句話，意思是「世界首先要有光」。他們說黎爾天性純潔，並且慈悲，他爲了生命的老死而哭泣，枝頭百鳥全部飛來安慰他的悲傷。

他們說黎爾靜如處子、動如脫兔，他周歲識字，兩歲開始讀書，於魔法有極高天賦，對劍術也表現出非凡興趣。他們說他是美好、和善且溫柔的，他對每個人都一視同仁，每個人都愛護且疼惜他，就算是世界上最十惡不赦的壞巫師，也會感動於他稚嫩的嗓音，因而改過向善。

他們說……

許多許多的「傳說」，造成了眾人心中一個完美無缺的王子。可是，這終究是口耳相傳之言，有多少人想過，或許這些不是真的？或許這些只是眾人一廂情願的盼望？

謠言的中心，黎爾王子，自小生長在王宮之中，但是他聽得到這些謠言，對於這點，他非常苦惱。因爲他既不是金髮，也不是白皮膚：他遺傳了王后的黑髮，以及淺棕色皮膚，面貌雖然端正，但那實在隨處可見，絕稱不上俊美。不過，倒是真有雙金眼，如果沒有這雙眼睛，他和俊麗莊嚴的父親就一點也不像了。

他和普通小孩沒什麼兩樣，到了七八九個月…誰記得確切的時間！當他會哇哇叫出什麼字來的時候，他就算會說話了。但是他說出的第一個字絕對不是「蒙但那」，而是「白火」——那是大法師的通名，當時大法師正逗著年幼的小王子玩耍，誘哄他說話。

他不只爲了生命的老死而哭泣，他同時也爲了肚子餓、跌倒等種種小事而哭泣，王宮裡的鳥兒也沒有飛下來安慰他。他直到三歲識字，卻和一般孩童一樣，到了四五歲才讀些正經的書，而且目前也看不出什麼魔法天賦，劍術更是不在行。——另外，他更沒有自信面對什麼世界上最十惡不赦的壞巫師，畢竟他只是個孩子，說起邪惡的力量和黑暗子民時，還是會心裡害怕的。

他明明只是一個再普通也不過的普通小孩，就算是王子，也絕對是沒有用的那一種。那麼，究竟爲什麼，世人對他的期待這麼高呢？

黎爾常常這麼困惑的想著。

是因為他出生的時候，天降異象？因為他的父親是不可多得的平亂王？因為大家信任父親，所以也對他充滿期待？不管是什麼，黎爾自從懂事開始，就感到了一股龐大的壓力，那沉甸甸的，壓在他肩頭的壓力。

他還是很小的小孩子，跑步起來偶爾還會跌倒的時候，有一次因為頑皮，摔破了讀書室裡的玻璃花瓶，那是馬里耶南部進貢來的藝品，做工很是精巧。他記得事情發生的經過——當時寇兒索的參謀士來晉見，參謀士帶來了和他同年的孩子，在他的要求下，他們一同玩耍，然後奔跑進了圖書室，他一個踉蹌，打破了花瓶。

是的，千真萬確，花瓶是他打破的，玩伴甚至沒有碰到他一根頭髮，完全是他自己跌倒，他自己把花瓶撞倒了。可是前來收拾的宮女卻怎麼也不相信是他打破的，反而以責備的口氣和玩伴說：「您父親沒有教導過您嗎？殿下可是未來的王！萬一被玻璃刮傷了怎麼辦？」說得那孩子一臉委屈。

然後她轉過頭來道：「殿下，您就算不懂得拒絕邀請，也不可以隨意亂來。還好王后不會爲了這點小事計較，否則這孩子的父親，少不了也要領一頓罵的。」

「爲什麼？」他傻傻的問。

「因爲您是黎爾王子呀！如果有了什麼閃失，誰也擔當不起的。」她用那窩心得令人發顫的甜蜜嗓音道：「您是我們獨一無二，上天賜予的榮光之子。」

他彷彿是第一次聽到這些話，不知道該說些什麼，眼角瞥見玩伴扁著嘴跑走了，他心裡好像突然空了一塊，從這個時候開始，他懵懵懂懂的知道了，他不會有朋友。

他不清楚榮光之子所代表的意義，那巨大的盼望，但他知道，因爲他是「黎爾王子」。

這種事第一次可以說是意外，但第二次、第三次接連發生之後，他再也沒有理由說服自己了，他必須承認自己的「與眾不同」。在這個偌大的王宮裡，他似乎是唯一的孩子，他不知道別的孩子標準，所以無從去評斷，可是，他想，他一定是和別人不同的那一個。

別的孩子一定是有朋友的吧？

他想像某個和他一樣大的孩子，也許是個女孩（天知道他甚至沒見過同齡的女孩），穿著西西里絲的折裙（他只能以王后衣櫥裡較年輕的款式來做想像），有著一頭波浪般的褐髮，曬成小麥色的肌膚，臉頰上還有些斑點；他想像那女孩捧著花環（他聽說女孩之間流行這樣做，但他不知道穿得起西西里絲的富家女孩通常是不會編花環的），和她的同伴一邊談天一邊經過百鳥啾啾的花園（當然，是以王宮的中庭做爲參考）…

是的，他想像。他不知道他的想像是多麼不切實際，多麼的宮廷式而浪漫，但是在他七歲，甚至更早的時候，他已經盡可能的想像「一個像我這麼大的孩子是如何和朋友一起玩耍」的了。

也許在宮裡做事的人會有和他一樣大的孩子，也許他們也住在這王宮的某個角落，可是，黎爾是絕沒有機會見到他們的，更別提一起玩耍。「王子」的光環把他高高的隔離起來，好像連灰塵都不能碰觸一樣。

多麼孤單的小王子。

如果你問王子是不是有朋友的？他想了一想朋友的定義以後，還是會告訴你有的，只是，他的朋友在一般人看來，是十分高不可攀的：和他父親白王一起開朝的兩位當代大法師伊瑟、白火，以及被傳頌為「黑暗之光」的女歌者扶桑，這些被民間視為傳說一般的人物，都是他的朋友。

黎爾從來不知道他的這些朋友年紀多大了，他們協助王開創新朝代，平定天下亂世，所以他們看起來年輕，但至少和他父親有一樣的歲數了：雖然，父親才正當壯年。

當他問起父親，父親只是說：「當我還是個弱小的少年，他們都已是男人了。而扶桑雖和我同年，經歷的卻遠比我早和多。」

他也曾迷惘的想過，兩位大法師和「黑暗之光」的歌者，既有能力擊垮黑暗，是否代表他們也超越了生死，得到了永恆的青春？這個問題他從來沒問，他覺得這是一個禁忌，他甚至覺得這到達了黑暗的境界——他雖然小，卻也懂得母神賜予「生」的同時，也賜予了「死」，這是一體兩面的恩寵。不能死，絕對不是一種幸福。而他希望他的朋友是幸福的。

兩位大法師和女歌者是並行的伴侶（他其實不清楚伴侶是什麼東西，聽說這習俗只有巫師之間還保留著——和世俗的婚姻是截然不同的），他們總是在外漂泊，不受禮法束縛，和宮裡這個幼小的朋友聚少離多，但一年總是會來王宮一兩趟的，雖然不見得會三人到齊，但已讓黎爾夠期待的了。

每當他們來到王宮小住的時候，會帶來世界各地的見聞，令人嚮往的故事和優雅的歌謠，稀奇古怪的小玩意，有時候，也只是陪他到花園裡走走，或者為他解答一些書中的疑惑。

今年黎爾十四歲了，他越發的像王后，但也同時有王的影子，眾人更是一日復一日的對他寵愛了。但是他已經十四歲了，不是只有外表的小孩子了，他清楚記得他和父親獨處的某個夜晚，月光照耀著父親披肩的金髮，柔軟的像一場金色的夢，和那雙金眼一樣，整個人都燦亮發光。

他記得父親看著夜空說：「我在十四歲的時候和西方狼王相識，那是我的故事開始。沒有多少人知道，從前我的眼睛是藍的，那一年才變成了金眼，說來，那全是命運啊…」

「我十四歲和狼王相伴，十五歲得到了牠的真名。——那好像是昨日才發生的一樣，歷歷在目。一轉眼，你也到了這個年紀…」父親悠悠道：「誰知道你又會發生什麼故事呢？」

黎爾沒有應話。他雖然心裡嚮往，但其實很是害怕，他覺得他沒辦法達到父親所說的：是的，他已經十四歲了，可是他**根本**沒辦法造就什麼傳奇。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父親的過去，他知道當父親和他一樣大的時候，受到了命運的擺弄，跋涉過了高山險境、沙漠荒地，來到了極西之地，決心和狼群共度一生。可是，同樣也是命運操縱，巫師的來到，島嶼被海盜洗劫，狼王賜予了真名，父親終於離開殘破不堪的家鄉，踏上冒險之路，和黑暗勢力抗衡——這些波瀾起伏的故事，怎麼可能在他身上發生？

他在宮廷裡長大，無風無雨，而世界在父親的統治下，一派太平。雖然他的大法師朋友說：「冒險隨時隨地都在發生」，可是誰告訴他，難道平靜無波的王宮花園裡會有一頭滅絕已久的惡獸等著他斬殺？（就算有，他也不相信他舉得起劍，或者使得出魔法）

「我的孩子，黎爾。」父親似乎知道他在想些什麼：「我並沒有特意要你去做些什麼來證明你自己…你能懂我說的嗎？你就是你，你沒必要走任何前人走過的路。」

「父親，我…」

他沒來由有些著急，但是看見父親微笑的臉，就什麼也說不出來了。一言不發回到自己的房間之後，他覺得好沮喪。沒有人在催促他，不，相反的，這是一種無聲的、龐大的催促，他們**暗自**希望他能忽然奮發向上，去做出「符合」他身份的事情——他這麼想著，隨後又覺得這樣胡亂猜測他人的想法很不應該。黎爾覺得頭痛。

這時候，他好希望他的朋友們快點來爲他排解憂愁。

是的，他們年年都來，可是他從未如此熱切的盼望過——也許因爲這是特別的一年，是父親踏上冒險的那一年，是他「應該要做些什麼」的一年，但是當他不知所措的時候，他就需要有個人來爲他指引。

他會如此徬徨，其實不是沒有原因的。

除了父親的故事讓他有壓力之外，前幾天去向母親問安的時候，母親在他臨走前忽然叫住他，顯得有些支吾其詞的，讓他心裡疑惑，可是母親什麼也不

說。母親只曖昧的告訴他：「我出身平民人家，沒唸過什麼書，這些事情我不太懂得…你去問你父親，他會願意說予你的。畢竟，你也這麼大了…是啊，你也這麼大了。我所知的那麼有限，實在無法幫助你什麼。」

母親看來有點泫然欲泣，他不敢說什麼，只握著她的手道：「您比任何一位飽讀詩書的女子都要發自內心的尊貴。」母親這才有些笑意了。

然後他左思右想，終於還是忐忑不安的去找父親。晚飯過後，父親在政務室和大臣商討事情，他就在外頭等著，經過的每個人都向他問好，並關心他：「走道風大，讓我為您找人把這排窗全都關上吧？」他感到很不好意思，畢竟那一長排的大窗，少說也有五六十扇的，又厚又重，連忙拒絕了。雖然他說並不冷，還是有宮女堅持幫他送來了輕便的毛裘。

等了一個晚上，好不容易那沉沉的木門終於打開，木門雖重，施過了潤滑的魔法，開啓的時候是輕巧無聲，他已經等得開始打起盹來了，若不是父親拍了拍他的肩膀，讓他驚醒過來，他怕是要繼續睡下去。

「我聽小離說了。我們找個地方談吧。」

父親伸出手，他剛醒來，看了父親一會，才挽上那溫暖的手臂。他和父親並行時常這麼做，他並不知道，這通常是對女孩的動作。

父親知道我在等他。他朦朧的這樣想。

「今晚夜空如此美麗，早早上床睡覺不是太可惜了嗎？」他還有些困，側頭微微靠著父親的肩膀。父親高出他許多，他正在發育，他希望將來能比父親更高。「我們可以到空中花園坐坐，好好欣賞夜色。」

父親打發了後頭跟上的隨從，他和父親走了一小段路，然後他發覺從外頭吹進來的夜風有點冷。他瑟縮了一下身子，想起手上還抱著一件毛裘，他小聲問道：「父親，您冷嗎？」

「噢。」父親轉過頭看他，微微笑了一下：「我不冷。…好孩子，我不會冷。」他想起傳言中父親受過狼王的魔法，已經不懼冷熱病痛了。他從未把這當真，現在也不打算求證，只是忽然覺得很恐懼。

沒有冷熱病痛，那是不是已經有了諸神的身體？可是，父親現在活生生站在他面前，就和任何一個活著的平凡人一樣…神和人的界線如此模糊嗎？

這些是他從未想過的事情。他一路上想著想著，隨父親來到了花園，父親拉著他坐下，他們很久都沒有說話，他不知道該如何打破沈默，但又覺得似乎不必說些什麼，因為氣氛如此安靜。他沒有來過夜晚的花園，現在第一次感受，似乎每一株花草都在清涼的風中低語，高大的白柏樹葉子輕輕搖曳，而噴泉潺潺的水聲更像在作夢一般。

良久，父親說話，他呼喚他的名：「黎爾。」

他看向他。

「其實這件事很簡單。不過，我想讓你了解，就如我了解的那樣，也許不是很容易…」父親停頓了一會，才道：「我從這兒說起好了——剛剛，我告訴你我不會冷。」

他不知道父親為什麼提起這個，但還是點頭：「是的。」

「也許你聽說，我曾受過魔法，所以擁有不怕冷熱也不會病痛的身體。」

被說中心裡所想，黎爾有些臉紅。

「其實，我的確受過太古真言的保護，但那並不會讓我無所不能，我仍然會疲倦，會生病，也會流血。只不過，真言讓我比平常人更懂得忍耐。」父親朝他溫和的笑了笑：「但是其他人不知道這一點。有許多人謠傳我的形象酷似神，我的事蹟、我的眼睛、我的身體。」

「是。」他仍不知道父親要說什麼。

「如果客觀的來看，不論我個人的想法，在他們心中，我——阿爾，白王，是神是人，已經難以分辨了。」

黎爾衷心地道：「您是一個偉大的王。」

「如果你不是我的孩子，我是不敢和你說這些話的。」父親揚起的嘴角有些俏皮，他還來不及看清楚，又回復為溫和了：「我只是要告訴你，神和人的形象有時候是難以分辨的。有時候，某個人具有神的特質，那不代表他是神，他仍然是人，但無疑是個特別的人。」

「畢竟有相似人的神，就會有相似神的人。我們不能要求人和神都十全十美的扮演好他們自己——如果這世界從未出過一點差錯，就不會有現在的歷史。」

這些話和他剛才所思考的有部分相關，他忍不住問：「您和我說這些，究竟是爲了…」

父親凝望著他的臉，他眨了眨眼睛，看見一隻不怕生的小夜蝶從父親的金髮邊擦飛過去。

「黎爾，你是相似神的孩子。」

他沒什麼反應，應該說，他不知道這句話代表的意思。

父親道：「你看過自己的身體嗎？」

「我的身體…？」

「在你還小的時候，都是柯婆婆一個人幫你洗澡的，她是當年接生你的產婆。等你年紀大一些，你就都自己來了，我也沒有讓人在旁照看你。你知道爲什麼嗎？」

他想也沒想：「您想讓我獨立。」

「這是原因之一。但是，連博理撒都不贊成，他說，浴室裡不是石磚就是硬玉，而且也有可能過大的浴池中溺水或昏厥（他們都笑了），讓這麼小的孩子獨自洗澡太危險。」博理撒是宮廷巫師的名字。

「那麼，究竟是爲什麼呢？」

「因爲你和別人不同。在你自己了解之前，我不想讓謠言傷害了你。」父親道：「你沒有看過別人的身體，你不曉得，你和一般的男孩——以及女孩都不一樣。」

黎爾還沒感受到確切的意義，他只是遲疑了。的確，他沒有看過其他男孩的身體…可是，男孩和女孩，看起來也很相似。他們就像幼小的動物難以分辨雌雄。

至少，他知道男人和女人之間的差異：男人有喉結，女人有乳房，不論高矮。他也知道這些特徵是男孩和女孩沒有的，他們得等到長大成人時會有。他認爲那是區分「孩子」和「成人」的界線之一。

「我不是——不是男孩？」

「也不是女孩。」

「那麼，我是什麼？」他著實困惑。

「你兩者兼備。」

一般的孩子聽到這種話，如果不是當成玩笑，早就被嚇得傻了——不過，通常兩者都不會發生。一般的孩子在這個年紀，對於身體早就有了一定的認識，很少像黎爾這樣什麼都不懂的。

也因爲他不懂，所以他問：「那是什麼意思？」

「你的身體既是男孩，也是女孩。」

「所以——」他沈思了一會，小心翼翼地問道：「當我長大，我會既是男人、也是女人？…既有突出的喉結，也有豐滿的乳房？」他想像不出來那是什麼樣子，但是應該很可怕吧？

「喔，我不確定。」父親被他的問題逗得笑了。「那就得看你比較像帝絲——哈突的美神，還是遠居海另一端的精靈兄弟了。帝絲是完全的雌雄同體，精靈的上半身則停留在少年少女的階段——他們既沒有乳房、也沒有喉結，卻可以生育。」

「…我想我喜歡精靈。」

他的想法十分單純，只是不想要喉結和乳房同時出現的那種混亂狀況在自己身上出現而已：不過這也代表，以一個正常孩子的角度來看，他並未發現事態的嚴重性。

「這可不是你能選擇的。」父親哈哈大笑。他似乎放下了心，拍了拍黎爾的肩膀，起身道：「你的反應比我想像中要好。好了，黎爾，我只要你記得，無論如何，你都是我的孩子。這句話我對每一個知情的人都說過，你要牢牢記著。」

「所有你應該做的、應該背負的，沒有一件會因為這事而更改。假如一帆風順，你還會是下一任的王。」說到要讓他繼承為王時，黎爾難以察覺的瑟縮了一下。「我只是有這個責任讓你更了解你自己——接下來的路，你必須自己去走。」

父親朝他伸出手：「走吧，我陪你回房間。」

他無言的握緊了父親的手。

上床睡覺的時候，是男是女的疑問還存留在他心中，他從不懷疑父親說的話，可是，這件事從來沒有人和他說過——就算旁人都不知情，他的朋友們，無所不知的大法師和歌者也一定會知道的。他告訴自己，大家都是為了他著想，怕他困惑，才會到現在才揭露真相的…

那現在呢？他現在知道了，也有足夠的年紀判斷了，可是，他**真的**不困惑嗎？問題就像一團毛球，被貓爪攪過之後，越拉越亂。

這一夜，性別一事如此困擾著他，以致於他暫時忘了「特別的一年」帶來的壓力，也暫時忘了睡前的祈禱：他不像大多數的馬里耶人睡前會向諸神祈禱，他祈禱的通常是一些小事，譬如說希望他的朋友快點來探望他。

他想起了許許多多故事，關於男孩和女孩、男人和女人的。他想起太古時候至高無上的美女拜兒雅，想起歷史之母沙妮雅和她丈夫永誌不渝的愛，想起年輕的騎士跪在農家女孩膝下，想起誼斯夫那名嫁給大海的少女…

胡思亂想中，他沉沉睡去。

夢裡，他穿著裙長曳地的紗質衣裳，頭上戴著戴嘉洛洛花的花環，挽著一個高大男人的手臂，他抬頭想看男人的臉，可是陽光太大，刺得令他張不開眼睛。然後一眨眼，他又穿著輕便的盔甲，頭盔緊到腦袋發疼，他騎著一頭矯健的灰馬，一手揮劍一手持韁，朝遠方的敵人斬殺而去。

再一眨眼，他赤身露體，獨自走在長廊之中，長廊上滿是鏡子，照著他長髮垂至足踝，瀏海也遮住了臉龐，但隱約可見脖子上的喉結。白晰而美麗的乳房、下體突出的器官正因他一步一步跨出而微微顫動。他停了下來，撥開頭髮，想看清楚自己的模樣，但是喉結卻又不見了，胸前也是一片平坦…

黎爾在黑暗中猛然張開眼睛，急促的喘著氣。

這時候，四柱床的溫暖帷幔之外、房間的厚重窗簾之外，一層一層包裹之外的天空，黑暗漸漸清明起來，清晨即將到來的朝霧也籠罩大地，草葉滴下了晶瑩的露水。

伴隨這露水而來的，是似乎永遠沒有倦怠的大法師。

二：他與他的朋友

黎爾睡得不好。他早早醒了，整理好儀容後到餐廳去等早飯，宮女和管事還在打掃、布置，看到王子比平常要早來，還以為是自己怠慢了，連忙鞠躬哈腰的，黎爾一陣尷尬，連忙退了開去，先到其他地方去繞個幾圈。

延續了昨夜清明的夜空，今天是個爽朗的天氣，雖然已進深秋，那瀰漫著水氣的薄霧卻不覺寒冷，反而清涼得令人振奮。他漫步走在中庭的花徑之間，然後在高大的懷恩樹前停下，他抬頭看著這株根爬滿了中庭地下的壯大老樹，想起許多回憶。

他想起母親帶著他在這兒遊玩，扶桑在這兒為他歌唱，白火和伊瑟為他使出花稍的法術，還有，他坐在父親的肩頭，伸出小手去摘新冒出的果實。他的回憶與老樹本身千年的歷史無關，只是他個人的，他想著想著，出了神。

他看了一會兒，忽然覺得背後有些不對勁，似乎有人在看著他——作為一個王子，黎爾應該習慣別人的眼光，可是他總是習慣不了。但即使不習慣，他

還是不急不緩的優雅轉過身來，好像他本來就打算轉身那樣的自然：至少這是一個王子應該要做到的。

可是當他轉過來，看到那是什麼人之後，他再也不能維持那份優雅了。他小聲的驚呼：「你什麼時候來了！」

身穿毛料長袍的男人撐著一支手杖，正含笑看著他。男人的容貌似乎比王年輕，但眼神和鬢角都已經飽經風霜，讓人猜不透他的年紀。他肩上背著好大一包行李，十足是旅行者的模樣，看起來和他被折損得嚴重的杉木手杖十分搭配。

「剛剛才到。」被世人尊稱為大法師的巫師笑了，他寵愛的說：「讓我看你，我的王子。好久不見，你可長大了不少？」

雖然幾年沒見了，但黎爾仍清楚記得白火的每個細節，現在看來，白火似乎沒什麼變。從眼睛到頭髮，那混合了數個民族風情的婉約面貌，都和記憶中相符合。

「你也知道好久不見了！」他想奔跑過去，但又想到他已經不是他們最後一次分手時的年紀了（那年他十一歲），腳步硬生生收了回來，改為快步走了過去，給了巫師一個擁抱。「爲什麼這麼久都沒見到你？伊瑟和扶桑說你去旅行了，你們不是一直都在一起的嗎？」

「我去了很多很多地方，也去了龍岸。」白火伸出單手回抱他，他要顧著肩上的行李，又要顧著手杖，顯得有些艱難。「至於爲什麼和他們分開…有時候也要面對新的狀況，才不會迷失方向。」

黎爾注意到他的窘況，伸手接過了他的行李，發現比想像中來得重。白火那纖瘦的身子是怎麼背負它長途跋涉的？「可是，我以爲人都是怕孤單的。」

「是啊。」白火和他並行而走，他雖瘦，還是比年少的黎爾高上一個頭。「或許我們在一起的時間，久到讓我忘記一個人是什麼滋味…這似乎沒什麼不好的，但如果一個人忘記他原本的出發點，那麼他也容易失去原本的自己。」

他咀嚼著白火的話，兩人慢慢踱步回去，路上遇見的人都對他倆行禮，沒人多問一句話：眾所皆知，大法師和扶桑大人向來是行蹤飄渺的，王也特許他們三人在王宮的行動自由，無人得而干涉。黎爾帶白火去他往年住的那間房間，白火忽然說：「你的生日我缺席了，所以我準備了一些禮物要送你——不過我想，與我一起來的另外一位朋友，也許你會比較有興趣…」

黎爾正在幫他拆包袱，聞言停下動作，困惑的望著他。這時候傳來拍打窗戶的聲音，只見白火輕快的道：「來了。」

他跟著白火走到窗邊，白火邊走邊道：「比我想像的要快。我以為他不熟悉城市，又不能和我一起進入王宮，應該會迷路才是…」他越聽越好奇，不知道是什麼，幫忙拉開了窗簾。不知道是不是錯覺使然，忽然覺得一陣光芒刺眼，他眨了眨眼睛，然後在看清窗外的事物後，又隨即驚訝的瞪大了——

白火所說的那位朋友——應該說，**他**正拍動著翅膀，有一下沒一下的撲打著窗戶。

即使從未看過，他也能確定那有雉頭鸚嘴、鵬翼鶴腿、鴛鴦身與孔雀尾的美麗生物，是只居住在龍岸的鳳凰！不是任何一頭外貌相似的靈鳥，而是貨真價實的鳳凰——那股雍容高雅的氣度，是絕對模仿不來的。

黎爾覺得心跳加速。

鳳凰！活生生的鳳凰就在他眼前！多少人一輩子都看不見的，至高無上的祥瑞象徵，世上最純淨、使用最古老語言的瑞獸…哦，他無法用言語形容他的美妙。**他**比任何一本書、任何一首歌謠描寫得都要令人值得落淚。

「安崙，擬黎桑，狄，瑞若。」白火彷彿沒感覺到他的緊張，一邊開窗一邊朝**他**道：「蒙阿爾，可方——埃額雅，若，黎爾。」然後鳳凰飛了進來，停在白火的手腕上。**他**一停止，便靜而不動，如一尊最美麗的雕像，只是歪著頭，直直盯著黎爾看。

黎爾學過魔法，雖然他自認沒有天賦，但代表力量的真言還是懂得一點的：白火和鳳凰交談所使用的就是真言。白火說了一句「蒙阿爾，可方(阿爾之子)」，是指他，但是他也只聽得懂這麼多。

「別看他這樣，他還很幼小。這是他的第一次生命，他尚未有浴火重生的經驗…」白火似乎想讓**他**看起來比較不那麼高不可攀：「成熟的鳳凰是不會願意棲在人類身上的。不過，也不是說小鳳凰就多麼親切…你得知道，他們相當高傲。」

「這，這…」黎爾發現自己有些結巴，他微微臉紅了，咳了幾聲之後，才道：「是從龍岸跟你回來的？」

「怎麼說呢？也許因為他還很幼小——他和其他鳳凰相比，顯得**與眾不同**。」白火笑著說：「他想多知道一些人類的事，其他地方發生的事。也許我得到了鳳凰們的信任，總之，他們願意讓他跟我出來。」

「這一路上，他都跟著你旅行？」黎爾簡直不敢想像——大法師帶著一頭鳳凰四處亂走——那想必會引起很大的騷動。

「是啊，那的確是**有點**麻煩。」白火回想道：「原先我試圖讓他看起來普通一點，可是鳳凰是太古生物，真言和魔法都從他們那兒來——沒有一種人類的魔法可以施加到他們身上。這一路上躲躲藏藏，是吃了不少苦。」

「那麼…」

他還想問什麼，這時鳳凰卻突然引頸啼叫了一聲，雖然那聲音清脆悅耳，卻著實把他嚇了一跳。黎爾有些不知所措，他不知道他是否說錯話了。

白火低頭看看鳳凰的狀況，然後微笑了起來：「喔，看來他鬧脾氣了。畢竟沒有人喜歡別人一直說他聽不懂的話。——卡兒迪耶，雷瓦。」他似乎在安慰鳳凰。

「不過，我跟他提起你過。」白火的手上棲著鳳凰，鳳凰滾圓漆黑的眼珠子轉了幾轉，直溜溜盯著他。白火往前走近了一步，黎爾就不自覺退了一步。「他對你有興趣。」

黎爾吞了一口口水：「你是…怎麼說的？」

「這個嘛…」白火道：「我想以後讓他親自告訴你比較好。不管怎麼說，你們都對彼此有好感（鳳凰又長鳴了一聲，黎爾有點害怕——他可不覺得**他**對他有好感），年紀又相仿（他不知道這是指真的十四歲還是以鳳凰的長壽來推算），應該是會交上個朋友的。來日方長，可不是嗎？」

黎爾的臉不由自主的紅了，一時說不出話，倒不是因為沒想過鳳凰會說話（他一直以為他們只是聽得懂真言，現在看來，他是太小覷瑞獸了），而是白火所說的「朋友」。

朋友——他可以交朋友了。

可是，這不是有些奇怪嗎？他居然不是和普通的人類孩子，而是和尊貴的鳳凰交朋友（雖然**他**在他們同族之中，應該也是個孩子）。他不禁想到，他的朋友都和一般孩子不同，不是當代大法師、偉大的女歌者，就是一頭鳳凰。

黎爾兀自胡思亂想，只聽得白火道：「他平常很多話，也許今天是怕生吧…這有點傷腦筋，不過誰也無法勉強鳳凰的。好了，我也該去見你父母了，一切都好吧？」

「啊，很好。」他發呆了一會，才發現白火在對他說話，連忙應答。「他們看到你來，一定會很高興的。這幾年，你一直沒有出現。…我幫你帶路。」

他便領著白火出房，回頭遲疑的看了鳳凰一眼，不確定**他**是不是要跟來，鳳凰高高仰起了頭，彷彿不為所動，於是他轉回身去開門——就在這短短的一

眨眼，他聽到翅膀拍動的聲音，他居然飛來攀在他身上！他肩膀一沉，嚇得身體僵硬，手也停了。

他正想叫喚白火，忽然聽到耳邊一個細柔的聲音，那聲音彷彿有火焰的明亮，直直鑽入他心中去。那聲音說：蘇尼塔西安勒斯。——美妙的太古真言。和巫師說的明明是同一種語言，可是從這聲音表達出來，就彷彿回到了那個以語言為一切基礎的太古時代。在那個時代，語言即是力量，語言不含虛假…

在這一瞬間，黎爾徹底明白了，為何現今瑞獸只居住在龍岸的原因：如此純淨的生物，怎能忍受言語已經污濁的人類，更何況是看著他們的心日漸扭曲！

而他也不再覺得他是他了。他覺得他變得比較容易親近。

黎爾一下子思緒千迴百轉，恍神了一會，才聽到白火含笑的聲音從後頭傳來：「他和你說了他的名字，是嗎？他可是很有禮貌的孩子。」

「名字？」黎爾怔了一怔：「我只聽到他說…」

塔西安！

電光火石的一閃，莫名的他知道，這是鳳凰的名字。

「塔西安……………」

鳳凰，不、塔西安，抬了抬爪子，滿意的輕輕咕嚕一聲——他發現這和宮女養的貓很像，那隻貓被人搔肚子的時候，就會發出這種聲音。鳳凰和貓居然有點相似？

看到他傻愣愣的模樣，白火笑了：爽朗的大笑了，這十分難得。他大步走過來，搭上黎爾的另一邊肩膀：「走吧——我發過消息給你父親，他應該等不及我要來了！」

三：他方之風

王和王后十分歡迎大法師的到來（並對塔西安感到萬分驚訝），雖然白火說他在路途中吃過了乾糧，王后還是堅持讓他和他們共用早餐。熱絡的餐桌上無人真正在意美味餐點，王先是和大法師討論這些年的大陸邊境與群島貿易問題，然而過沒多久，話題開始轉到大法師這些年的旅行上。

白火對他們說了許多旅行見聞，其中包含了各地的風土民情，也有路途上遇見的人事：巫師大多是能言善道的述說者，白火也不例外，他能將最平淡無

奇的事都說得有聲有色，不只餐桌上的聽眾聽得專注，就連一旁收拾餐具的宮女都因為凝神傾聽，而不小心打翻了水杯。

「那麼，」用過早餐之後，王以手撐著下顎，輕鬆的看著他的巫師朋友：「你這次打算待多久？」

「說起來，我一回來，是應該先和伊瑟、扶桑會合的，畢竟他們是我的伴侶。」

白火一邊說，一邊看向餐桌的另一邊：塔西安不肯離開黎爾的肩上，所以他僵著身體用完早餐，現在則是緊張的一動也不動，試圖扮演好支架的角色。鳳凰的重量讓王子的肩膀歪了一邊，看到的人莫不暗自稱奇——不過，他們對於「鳳凰出現在王宮」這件事，似乎是出乎意料的驚喜。黎爾不確定那是在驚喜什麼，但是他們確實愉悅的交相竊竊私語。真的只是出於塔西安是吉祥的瑞獸嗎？

「他們現在在歐克拿拜訪一位老邁的獸師。扶桑似乎打算到龍岸一趟，現在正在做準備。不過，老實說，」白火坦白道：「去那兒有些遠。而且，我離開了幾年，也很想念你們。」

他溫和的看著王子：「尤其是黎爾。我時時掛記你。」

「喔，你如果掛記我…」黎爾開口說話，不自覺的將身體向前傾，這個動作惹來了塔西安的抗議，讓他僵立當場。「…就每年常來幾趟。」

「那恐怕不是我現在能答應的。」白火笑著說：「不過，爲了補償我這些年來的離開，我這次會待久一些。」（王后戲道：「那你可得好好教導我們的王子一番了。」）

黎爾急切的問：「久一些是多久？」

「久到你趕我走爲止。」

眾人大笑。

對於白火的到來，雖然眾人都感到歡欣，但最興奮的還是黎爾了。因爲只要他的朋友們到來，父親就會准許他不用上家庭教師的課（但還是要有固定的時間練習騎射），只要好好跟著他們學習就可以了。父親是這麼說的：「他們能帶給你的，遠比書本所記載的要多。」

當然，這回也是如此。早飯過後，好不容易等白火和父親的單獨談話告一段落，黎爾馬上追著白火問：「這次我們學些什麼？」通常他覺得白火不像一個巫師，更不像一個大法師。上次白火來的時候，除了讓他練習魔法的「形」，更教會了他辨認藥草。

而伊瑟甚至指導他劍術（誰聽說巫師會使劍的！），扶桑教他編織…他雖然口裡抱怨他們的「學藝不精」，但心裡很以這些與眾不同的朋友為榮。

這些優秀的人，都是他的朋友——他想是的。白火他們都說是的。可是有時候他會想，這是「朋友」的定義嗎？如果這樣諄諄指導他的大人是他的朋友，那麼他想像中的，會一起去廚房偷糖吃、躲在棉被裡說悄悄話的同齡孩子也是嗎？

這問題有些複雜，他並不常想。

而且這些天被「十四歲」和「性別」的煩惱壓著，已經沒有心力讓他想多餘的東西了——也許白火可以為他解決煩惱，即使只有一個也好。可是，他該從何開口呢？

感覺到他的心不在焉，塔西安抓了抓他的肩膀，然後飛到白火的手腕上去了。白火穩穩接住塔西安，好像也在思索些什麼，答道：「這次我不準備刻意教你什麼東西。」

黎爾困惑的看著他。

「我們可以聊聊天。」他頓了一下，補充道：「就算是聊天，但也能增廣見聞，你會從中得到什麼——如果小離問起了學習進度，你就這麼回答她。這主意不錯吧？」他從來都不懷疑白火仍保有俏皮的赤子之心。

「簡直棒極了！」黎爾怎會不知那套說詞只是讓母親安心罷了：他開始期待這次的「學習」。

「那就這麼決定。」白火微一揚手，把塔西安往上拋，逼得小鳳凰不得不拍撲翅膀飛起來，還發出不滿的低聲鳴叫。他似乎心情不錯，朝著塔西安道：「但坦硯多因克寒，惹奴莫羅那！」

這句話的聲調聽起來，似乎特別一氣呵成而輕快流暢，黎爾起了好奇心，忍不住問：「你說了什麼？」

「喔，最古老的真言諺語之一：『勤為萬善之冠，惰則反之』。」白火悠然道：「誰叫塔西安實在太懶惰了一點——我真擔心如此下去，他會成為第一頭忘記飛翔的鳳凰！」

這番話讓黎爾忍俊不住的笑了起來，雖然塔西安聽不懂他們交談的通用語，但大概也猜得出是在嘲笑他，負氣似的飛到前方去了。兩人對看一眼，一邊大笑一邊追上前去了，黎爾感到一種純真的歡快——通常在宮中是很難感受到的。

塔西安在宮中亂竄（但即使是漫無目的的亂竄，那姿態依然十分優雅），直到了花園才停下來，也許被這兒的奇花異草給吸引住了吧。黎爾和白火隨後追上，他還有些喘，環顧著四周，不遠處就是昨夜父親和他長談的地方…一想到這裡，連帶的一夜惡夢又重回腦海，好心情登時去了一半。

「黎爾，來這兒坐下好嗎？」

無巧不巧的，白火招呼他到昨夜的噴泉那兒，他心裡一跳，還以為他猜出他在想些什麼了，訥訥的走過去坐好了。白火一邊撫摸著塔西安在陽光下柔亮發光的羽毛，一邊自在的開口：「我看，王宮裡就是這兒最美了。塔西安真是選對了地方。」

「噢，是啊。」

「黎爾。」

他挺直了背，側頭看著白火。

「莫可思說你有些事在煩惱。」

父親要求白火繼續稱呼他的少年通名「莫可思」，是為了不將「狼王阿爾」給遺忘。而會這麼稱呼父親的，也只剩下白火一個人了。

（當所有人都不記得自己的名字，即使那名字已被取代，但終究是代表著過去的記憶——那會是什麼感受？他有時想起來，會有一種莫名的難過。）

莫可思說你有些事在煩惱。

——黎爾沒想到父親這麼快便和他說了，也沒想到白火這麼直接就來問他了。可是，他們都說了些什麼？

聽到白火的問話，他原本下意識想否認，但隨即反應過來，他不是才剛剛想到，要讓白火幫助他的嗎？

說出來，說出來。心裡一個聲音催促他。全部都說出來。

「我…」他才剛開口，便遲疑的停住了。雖然下定決心要說，可是前方還有阻礙。「我不知道從何說起。這實在…難以釐清。」

「那麼，你先聽我說個故事，好嗎？」白火並不催他，反而改變話題道：「你記不記得上次我來的時候，教你如何辨認藥草？我還帶來了眠河山的寶珠花，你怎麼都不相信那寶石一般璀璨的花心可以拿來調配傷藥。」

「我記得。」想起當時和白火爭辯的場面，黎爾有些羞澀的笑了。

「當代通常認為藥草和巫師沒有什麼關連，但這門技藝，我正是從另一個巫師處學來的。」白火道：「他是依絲慕慕人——醫術向來是他們擅長的領域，舉世皆知，這似乎沒什麼好奇怪的。但奇怪的地方在於，他是個巫師。」

黎爾也正想問這個問題。依絲慕慕人從古至今，無論男女，幾乎只從事兩種行業：行醫者和花匠，而又以行醫者最多。世界上的行醫者，十之八九都是出自這個民族。

「我第一眼見到他時，就認出了他的血統：他的民族特徵十分明顯。我和一般人一樣驚訝，誰也沒見過一個依絲慕慕出身的巫師。」

「一開始我和他素昧平生，我不敢問他為何來當巫師而不行醫，雖然他在魔法上的確有很好的天賦。」白火頓了一下，「過了很久以後，他才告訴我，爲了走上巫師這條路，他幾乎是被趕出家門的。」

「一個堅守傳統的依絲慕慕家庭，歷代行醫，而世人也已經習慣了行醫是他們天職的時候，忽然出現了一個孩子，他要罔顧傳統，走上和祖先不同的路——你可以想像，他前方會有多大的困難。」

「他從小接受行醫者的教育，日夜與藥草爲伍，父母對他期望很高。可是他心裡一直知道，這不是他所要的，他只是在某一天忽然發現了他所欠缺的東西而已。」白火和緩的道：「然後他放手去追。我一直牢牢記得他說的話，現在，我說給你聽。」

「——自己只屬於自己。我不一定要走前人開創的路，當那些功業和期待都不歸於真正的我。」

自己只屬於自己…

聽到這裡，黎爾心跳加快。

白火是特地說這個故事給他聽的，他心中閃過這個念頭——這個依絲慕慕巫師和他何其相似！但是，是哪裡像呢？經歷嗎？遭遇的困難嗎？這兩者目前他都尚未遇見。

還是，他只是單純對那段話起了…共鳴？

「也許這對你釐清思緒有些幫助。」白火俯看塔西安，他正仰著脖子接受噴泉邊絲絲水氣。「並不是什麼事都要單刀直入的思考，是嗎？」

「白火——」

黎爾終於出聲叫喚。

「你知道我在想什麼，是吧？」

「也許我是恰巧猜到了一點。」白火並未正面回答他：「但你不自己說出來，誰也不知道。」

他想了一會，坦承：「我有些害怕。」

「害怕什麼？」

白火的目光如此溫暖，塔西安迎著水氣梳理羽毛的樣子怡然自得，微風吹而花草搖曳，四周的一切是這麼令人安心，這鼓勵了他說下去。

「害怕你會嘲笑我，害怕父親對我失望，害怕母親對我傷心，害怕…」他的聲音微弱了下來：「我甚至懷疑，我害怕我自己。」

白火的手搭上他的手背，平穩的問：「害怕從何而來？」

彷彿是一種催眠，他不知不覺的開口：「從四面八方而來。達不到眾人的期待，與別人不同的身體，這些都讓我害怕…」他甚至沒發現到他把最主要的煩惱說完了。

白火沉吟：「莫可思和你說了你身體的事。」

「在這之前，我從不知道。」

「他直到你五歲的那年才告訴我們。我和伊瑟都被蒙在鼓裡——你小時候實在和一般孩子沒什麼兩樣。」難道現在看起來不一樣了嗎？他有些想問。

「不過，扶桑早就有所覺察了。唔，她曾見過精靈。」白火回想道：「那是在賢者之島的一次奇遇，只有她一個人見到，我們到現在還想不透為什麼會有精靈出現在**這個世界**。總之，她說，她與精靈曾短暫談話，她一直覺得你給她的感覺和那精靈相似。」

「現世無人見過精靈，扶桑怎能確定…」

「同樣的，你沒見過鳳凰，你怎能確定塔西安是？」

他爲之語塞。

「我想莫可思應該和你說過不少了，不過我不知道你了解得如何。」白火忽道：「你知道鳳凰也是雌雄同體的嗎？」

黎爾嚇了一跳，他從來沒聽說過。他不禁看了白火身邊的塔西安一眼。

「據說從前沒有鳳凰這個名字，公的稱爲鳳，母的稱爲凰。後來發生了一次大洪荒，凰的數目大爲減少，活下來的也都十分衰弱，因爲上天寵愛，不忍心讓他們滅絕，便讓他們雌雄合而爲一，生生不息的繁衍下去。」

「我是個巫師，所以我只能告訴你巫師的想法。」白火明明是看著塔西安，卻讓他緊張萬分：「巫師使用的真言和瑞獸息息相關，我們尊敬瑞獸。鳳凰的雌雄同體在我們看來，是高貴的象徵。」

「可是——」他忽然發現了問題所在：「你們口口聲聲說這沒什麼關係，就算這和神、和精靈、或和鳳凰相似，問題是，**這對我會造成什麼影響**，才是我應該知道的。」

「我可以猜測給你聽，但那不一定是正確的。」

「說吧。」黎爾覺得自己一下子老了十歲。

「當你長大，你可能無法生育，如果你的身體結構不是發展得很完全。你也可能無法結婚，因爲身份不明確。可能無法繼位爲王——這牽扯到最重要的，別人知道以後，會不會認同你：你如何以**第三種性別**在這個世界生存下去。」

「老實說，我並不在乎能不能當王。我覺得我沒有天分，做不到像父親那樣好。」黎爾沒發現這番話讓白火蹙起了眉頭，他只是自顧自的說下去：「可是那什麼第三種性別，真的會讓我難以立足？」

「那得看你如何走下去。」

兩人都陷入各自的沈思，良久，白火先開口：「這幾年你都學些什麼？」他漫不經心的回答：「歷史，語言，禮儀，音樂，風俗民情，劍術和魔法…我想我的法術有些生疏了。」

「將來，想學什麼？」

這個問題很古怪，把他從失神的邊境拉了回來，他看向白火，白火卻正凝望著樹蔭，好像剛才什麼話都沒有說。但他確實聽到了，於是他遲疑的回答：「不久後要學貿易、謀略與戰爭…他們說要教會我作爲王該懂的事情。」

白火搖頭：「我是問你想學什麼，不是他們要讓你學什麼。這和王該懂的事情沒有關係，我在問你，而不是在問王子。」

「我想學什麼？」

黎爾緩慢的回答：「我沒想過這個問題。他們要我學什麼，我就學什麼…我想我應該也沒有選擇其他行業的權利，他們說王子天生就是要當王的。」

白火聽出他語氣中的沮喪，不禁心中憂痛：一個孩子要經歷過多少迷惘，才會有這樣毫無希望的口氣？

「只要一直順著這條路走下去，總有一天我會平安的成爲王，我原本是這麼以爲的。」黎爾低頭玩弄著手指，這個動作讓他看起來十分稚氣。「可是最近我會想到，父親在我這個年紀展開了他的故事，從此變得與眾不同——那我呢？我在王宮裡平安的長大，沒見識過時代的動盪，沒受過磨練，平平凡凡，也沒有任何卓越的天分。」

「如果讓這樣的我繼位爲王，對天下人來說是一種幸福嗎？」他現在所說的話，似乎連他自己以前也沒想得如此明確：「對我來說，在什麼都沒開始之前，就走向一個階段的結束——又是一種幸福嗎？可是，我同時也會想，是否這只是我自作多情…」

「黎爾。」

「也許這只是我自作多情，因爲我根本和父親不一樣，我沒有創造另一個傳奇的能力……我好害怕。大家爲什麼都用期待的眼光看我？只因爲我出生時天氣不好，而放晴的時間抓得那麼巧——因爲這樣，大家就認定一個剛出生的嬰兒將來會是好王嗎？」

「你會是一個好王的。」白火的語氣溫柔：「你從未嘗試，你怎麼知道自己做不到？」

黎爾默默看著他：「我就是知道。」

白火無所不知，他是最偉大的大法師，他可以召喚人類所知的所有真言，他可以讓洪水平息，他可以對抗黑暗子民，他甚至能和古龍交談……可是，他不會懂一個孩子害怕受傷害的心。

黎爾忽然覺得好失落。他和白火感受得到彼此的愛，他知道不光是白火，所有人都盡力的對他好，可是，他們之間終究還是有距離：因爲白火站在「大人」那一邊。

「其實你也相信那個傳言對不對？什麼榮光之子的傳言。」他悶悶的說，踢著地上的石子。

「黎爾，你就是你。天降的異象只是讓你看起來更特別。」白火察覺了他的失落，不著痕跡的伸出一隻手讓他握住：「一開始，你只是莫可思的兒子，是我必須保護的對象。但是現在即使沒有莫可思，我也心甘情願保護你。」

「不是因為你是榮光之子，不是因為你是王子，而是因為你是黎爾。第一次開口說話就呼喚我的孩子。」他們的手指互相摩擦取暖，白火慢慢道：「我們——都將你當作是自己的孩子，你不只屬於你的父母。」

他想呼喚白火，卻發現自己的聲音有些哽咽，連忙住了口，淚水卻已經潤濕了眼眶。他們緊挨著彼此，他用力握住白火清瘦而修長的手，握得那麼用力，以致於都掐出了紅痕，但白火並不掙脫。

直到塔西安冰涼的短喙碰觸他的面頰，他才發現鳳凰正在吞嚥他滴落而下的眼淚——白火沈靜的看著，他一動也不動，任塔西安將淚水吞下，彷彿那是最名貴的珍珠一樣。

忽然白火輕聲唱起了歌：

「在那遙遠夢都，有我們的夢想
天上降下祂的榮光王
他雖幼小，但必茁壯成長
帶著恩德和威儀服天下
使世界的光更顯赫明亮

在那遙遠夢都，有我們的夢想
天上降下祂的榮光王
他必出眾不凡，慈愛而又剛強
世人都應歡呼
因天上的光將永遠照耀…」

旋律是通俗而不失莊嚴的民間小調，多是用來頌讚人物，白火的歌聲比不上扶桑，但一字一句都十分清晰。黎爾沒聽過這首歌，卻因為歌詞內容而發顫了起來，緊緊握住白火的手，彷彿那是水中唯一一根浮木。白火任他握著，沈默了一會才道：「我第一次聽到這首歌，是在寇兒索西部，後來聽扶桑說，她在極東北的德利西群島也聽過相似的歌謠。」

白火的話為黎爾帶來了恐慌：類似這樣的歌詞內容，傳遍了世界各地！他從來沒有深刻的體認過這一點。

「不要逃避，黎爾。」

「有這麼多人都在看著你。你能逃到哪裡去？」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黎爾的眼淚掉得更兇，他很驚訝，他從來不是一個愛哭的人。「…為什麼是我？」

「為什麼是你？這種事從來沒有道理。」白火彷彿責備的道：「而為什麼你只能在這裡傷心，卻不對你討厭的安排做出任何回應？」

「我能做出什麼回應——」黎爾不平的道：「我的教育尚未結束，我只有十四歲…」他說到這裡，驀然住了口。他說，他**只有**十四歲…

白火說的話也正是他心中所想：「你不久前才說，你父親在你這個年紀，已經開始與眾不同。你還說，你做不到，你無法像莫可思那樣，是因為你天生的不足。」

「那麼，究竟是你沒有才能、沒有機會，還是你根本不去爭取？」

他一時說不出話來。

良久，白火嘆了一口氣，輕聲說：「我給你帶來了一些新奇的東西，還有書本，我們一起去房間看看吧。」他起身，拍去衣袍上的塵埃。塔西安怕染上灰塵似的，一躍而上他肩頭。

黎爾雖然鬆了一口氣，但心裡又覺得不該那麼快結束，一下子對於要不要起身顯得猶疑不決。白火似乎知道他所想的，看了他一眼，道：「其他的事，我們明天再開始。但是過了今天——你可要想清楚了。」黎爾遲疑了一會，接著點頭。

「那麼，」白火慵懶的笑了一下，氣氛頓時輕鬆不少。「剛剛見面就談論這些話題，確實是不太好。畢竟我也才剛從長途勞累中解放，你就好好的陪我一下吧。」

他也放鬆的笑了開來，輕快的幾步跳上前去，挽住白火的手，就像從前一樣。「我去廚房弄點吃的給你！你在外頭，絕對嚐不到如此甜美的花露酥。」

白火微笑道：「我在焦火群島吃到的玫瑰香糕，可也不比王宮的花露酥差。」他則反駁：「尋常的玫瑰香糕根本一點也不香，哪裡比得上烏坦梨花蜜做的花露酥。」

「據老闆娘說，他們用的可是稀品玫瑰哩，是原產於蛇王島的大刺弱花品種。蛇王島那兒，原本住的就是北方銀蛇，歷代蛇王傳名夏拉，毒性超群……」

兩人偕伴而行，塔西安在白火肩頭仰頭張望，好似留戀於這開放著奇花異草的珍貴所在，終於高談的話聲越行越遠，花園裡又只剩下噴泉的水聲了，一如多年不變的往昔。

四：「名為天地之本」

白火允諾了黎爾第二天再開始長談，這讓黎爾很放心，因為他體認到即使是「聊天」，也不見得都是愉快而不花費力氣的。放鬆心情之後，覺得時光好像回到了從前，拉著白火在宮中四處遊蕩，白火也毫不厭倦的陪他。

在黎爾的堅持下，他們用過王宮最著名的點心（塔西安則飲了一些蜜露），然後回到白火的房間，白火說要給他看些東西。黎爾對於大法師的眼光一向是很信任的，這次也不例外，他在床邊坐好了，興致勃勃的看白火把禮物在床上攤開。

他隨手翻過一本厚重的軟皮書本，上頭印刷的金字都已斑駁，紙張也因年久泛黃，顯得輕薄易碎。白火看了看那本書：「這是我為你找的諸島古歌集，用十三弦或十六弦的琴來演奏再妙也不過。裡頭也有罕他島——莫可思的故鄉歌謠。」

「我的克斯塔琴學得不是很好。」他有些不好意思的說。「但是，我想聽聽父親家鄉的歌，我會努力的…」

白火給了他一個鼓勵的微笑，又一一講解起他帶來的東西，大多是罕見的書本，不過偶爾也會有小玩意，像是經過不知名巧匠淬礪的匕首。白火這麼介紹：「據說是在白色火焰中打造的，是和我同名的匕首呢，能夠一刀劃破黑暗。」

黎爾拾起那柄小巧的匕首，鞘上沒有什麼裝飾，看起來平淡無奇，刀面倒是閃閃發亮，清楚映照出他的臉龐。他伸手去摸，感覺到的不是冰涼，而是炙熱發燙，就像火一樣。

「白火——」他把匕首貼在胸前，感受到它和心跳的起伏相呼應，似乎全身都湧進一股暖流。他感受著這如夢的溫暖，忍不住問：「白火，我一直不知道，你為什麼叫白火…」

「那也沒什麼特別的。」白火溫和的看著他：「你出生之時，天降榮光；我出生的時候，壁爐、油燈、殘燭…全都燃起了白火，竄起半天高。」

「但是白火和榮光不一樣，榮光是明君的象徵，白火呢，是極端的預兆，通常都帶來大凶。尤其在鄉下地方，人們十分懼怕白火的出現。」他回想道：「我從小不受寵，可能和這個脫不了關係，他們說我將為這個家帶來噩耗。」

「可是，你並沒有吧？」

「也許他們是對的。我七歲那一年，盜匪來侵略島嶼，放火燒掉村莊，只有少數孩子免於一死。但是就算活下來了，都被人口販子賣到了內環大陸去。」

黎爾沈默了，他不懂，為什麼白火可以說得這麼平靜。他的敘述那麼淡然，可是黎爾完全無法想像其中的遭遇——家毀人亡，倖存下來，卻被當成掠奪的戰利品銷售出去。

「可是回想起來，若不是如此，我也不會去恬島學習。要不是如此，我與許多人就要永遠錯肩而過。當然，也不會遇見莫可思。」

他看不懂白火的表情，有點悵然，有點慶幸，種種情緒混合在一起，令他覺得複雜。在黎爾沒有同齡玩伴的小世界中，似乎每一個人都會露出這種表情，年紀越大的，越難看懂。

「如果我不將他從罕他島帶出來，世界到現在應該都動亂未平，如果他沒有踏出家鄉，我們永遠也不會有白王，不會有和樂的今天。我是極端的預兆，我給家鄉帶來了大凶，同時也給整個世界帶來了大吉。」

「——但是，最重要的是，在這之前，所有人都對我抱以負面的期待。沒有人認為我會帶來好事。」白火淡淡笑道：「所以我想，我要推翻他們的期待，我要走上自己想走的路。也許一開始就是這股強烈的執著，我的命運才會有所改變吧。」

黎爾沈默不語。

他們都是一出生就背負某種期待的人——只是他的期待是好的，白火的期待是壞的。別人給他好的期待，反而讓他畏畏縮縮，害怕自己給大家招惹失望；但是白火爲了破解壞期待的惡咒，堅強的振作起來，最後終於證明自己。

到底是哪種情況好呢？他實在難以比較。

黎爾設想自己出生的時候，世界迎接他的不是榮光，而是洪水地震甚至黑暗惡夢，所有人都認為他是厄運的始作俑者，那麼，他在不被要求（甚至走避、唾棄）的情況下成長，是不是能奮發圖強，走出被眾人認可的一片天空？

他實在不敢確定——因爲他連目前的狀況都無法掌握了，即使空想了另外一個，又能如何呢？現實已經無法改變了。現實是，他注定是被千千萬萬雙眼睛無所不在看著的「黎爾王子」。

巫師的心思總是敏銳的，白火在他還未深入思索之前，就開口道：「我的故事你無須在意太多。畢竟黎爾，你不是任何人的翻版，你沒必要跟在任何人的後頭。」

「可是，」即使是父子一般的熟識，黎爾還是常常有機會在他面前臉紅：「我以為，我們的經歷…有些相似。」

「即使再相似，絕沒有兩個人的經歷會相同。」

這不容拒絕的回答讓他有些挫敗，他過了片刻，才能繼續他想問的問題：「你說，你要走上自己想走的路——但你如何知道那條路在何方？」

出乎意料之外的，白火沈思了好一會。黎爾有些驚訝，他以為睿智如大法師這般的人物，要回答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但心裡同時也有一點高興，這至少代表白火從未輕忽他的問題。

「如果你問的是我如何走上巫師這一行，我只能跟你說，幫助我的人恰巧是個巫師。而我或許因為敬佩，而想學習他——但這理由是很薄弱的。你想當個巫師，並不見得你就能當上。所以他用了一點方法讓我確立信心。」

「什麼方法？」

白火微微笑了：「這也是我這次帶給你的禮物之一。」他從懷裡摸索出一個束口小袋，那袋子是絨布製作的，非常輕柔，可使裡面的東西碰撞時不發出聲音。

他滿懷期待的接過，用眼神詢問白火，白火朝他點點頭，他才把束口繩子拉開了，將裡頭的東西倒在掌心上，原來是塊透明的小晶石，稍微做過一點打磨，看起來就像普通的碎水晶。這東西一點也不特別，既不美麗，也不精巧。在一旁的塔西安倒是很有興趣，湊了過來，用喙嘴輕輕碰觸著小石頭。

「這是明石，看起來不怎麼樣。」白火伸出手指撥弄他掌心的小石子。「但只要經過巧匠的打磨，它比任何寶石都要來得純淨。據說上古第一美女拜兒雅，就只願意配戴明石打造的首飾。」

那又如何？他困惑的轉了轉眼睛，難不成白火想用這麼一塊不起眼的石頭幫他打造劍鞘的裝飾嗎？

「當然，它的珍貴不在於給美女做首飾。」白火看見他的表情，有趣的道：「它可以為年輕的心指引方向，告訴他們身上潛在的力量為何。這是古老的方法，明石難尋，所以現在已經很少人使用。」

為年輕的心指引方向——

黎爾有些不可思議的瞪著掌中的小石頭。

「它的顏色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天賦，以及內心深處的渴望——但是如果碰到無欲無求，靜如死水的心，就算是明石也沒有辦法。」白火道：「我就曾看過連明石都無法探測的時候，不過，那算是一個特例。而且自從她心裡開朗之後，明石也慢慢顯現出顏色來了。」

黎爾無暇去管那個特例是誰，只是急切的問道：「這石頭可以看出我的天分嗎？」

「喔，當然，只是做個參考。」白火安撫道：「會把它看得比事實還重要的，只有那些不知變通的老巫師。」他也感受到黎爾的急切，知道此時說什麼都沒用，於是教他握緊拳頭，讓明石感受他體內的精魂。

黎爾無法形容那種感受。…如果說剛才的匕首是火，那麼明石就是冰，一開始還不覺得，但卻是隨著體溫升高而越漸冷卻的冰，一絲絲扎到身體裡去。他的身子隨著寒意的侵入而顫抖，然後終於大口喘氣放開手，讓明石滾落下來，整個人仰躺於床上。塔西安好奇的歪頭看他。

他喘著氣，眼光從上頭的床板移到白火身上，他因為躺著，看得不是很清楚，但知道白火拾起了明石，正在舉高端詳。白天的房間很明亮，他看見陽光照進小小的明石，在裡頭顯現出淺淺金色的光亮——他不確定有沒有，因為那實在太淡了。

「…是個好顏色，黎爾。」白火的聲音從上方傳來，他的側臉看起來寧靜而專注。「金色的，和你眼睛一樣。祥瑞，但是少有。」

他休息了一會，才平順問道：「什麼是祥瑞的顏色？」

「金色是睿智的顏色。西方狼王阿爾、北方蛇王夏拉，諸多靈獸之王，上天均賜予他們金眼。」白火宣判：「你的天賦在於求知。」

「我不認為。」他躺在床上，反駁道：「若是如此，為何我經常被老師責罵？為何我的魔法毫無長進？」心下對這顆石頭怨到了極點，忍受寒冷的煎熬，得到的卻是這麼一個爛答案。

「我的黎爾，課堂上學的東西，不是求知的全貌，也不是真貌。」白火啞然失笑：「至於魔法…也許是方向錯了也不一定。也許你不該這麼快就學習巫術的方法，以致於忘記根基。」

「什麼是根基？」他毫不感興趣的問。

「真言。」

塔西安漆黑發亮的眼睛看著他。**真言**。他恍惚的想到，太古語言，真言，靈獸之王和所有瑞獸都用此種語言交談，而巫師更用此來發展人類的魔法。

「那實在有點不切實際…」黎爾喃喃的說，他無法想像他和白火、伊瑟一樣，從口裡說出優雅而流暢的真言，甚至可以和塔西安交談。

創世書裡有一句是這麼說的：「口吐真言，無有虛假」。真言是誠信、純潔、勇氣的代表；而白火說他和這樣的真言有關係？他以為他一生就是只會說通用語的普通人。

「你和靈獸之王有相同的眼睛，他們使用真言，你爲什麼覺得自己不行？」白火激勵他：「而且越年輕的孩子，離母神的懷抱越近，越不容易忘記真言的感受。」

「我對真言沒有太大的感受。我只會一些零碎的字詞，像是，」黎爾盡力回想，然後開口：「焉如姆卡桑，里其司，入硯多…（面對天地，以此宣誓，我承認以下…）」

卻沒想到塔西安聽了這句話，開始騷動不安，他用長長的頸子磨蹭著黎爾的臉，喉嚨發出低鳴。黎爾被這舉動嚇到了，慌張的求助於白火。

白火卻說：「他在等你說完呢。」

他愣了：「我只是隨口說說…那是最普通的誓言開頭啊。」

「可是，你已經讓一頭鳳凰成功的不安了。」白火道：「這就是真言的力量。它接近太古，接近神，接近傳說。如果你剛才將誓言說完，無論如何，你此生都必須遵守。」

「真言的力量——接近傳說。」他唸著這句話。

白火不知他爲何反覆誦念，耐心的等了一會，果然黎爾開口。只是，他的話讓白火吃了一驚。

黎爾說的是：

「真言接近傳說，那是否可以破除傳說？」

白火想得很快，他只愣了極短的時間，隨即想到這句話的含意——他有些心疼，但也欣慰。他心疼黎爾，但也同時感到他的王子**長大了**。至少，不再無助的等待。

內心的思緒千繞百轉，白火終於還是露出了一個笑容，平靜地回答他：「是的，它可以，在語言構築的世界裡，它無所不能。」

他軟弱的推開塔西安，坐起身來，覺得自己有些發抖：「真的？」

「真的。」

白火伸出手來，和他的輕輕相碰。

——黎爾不知道自己這一瞬間露出的微笑，將永遠被大法師留在心中。那安心而愉悅，彷彿找到了歸屬之地的神情，讓白火忽然感受到了，這是「榮光」在這個與眾不同的孩子身上第一次展現。

睽違了十四年的榮光。

四：能見一切真實之鏡

無論黎爾學習的動機是什麼、白火教授的動機又是什麼，自從王子要求大法師爲他講解真言之後，日子過得飛快，沒有任何打擾，黎爾專心學習，平常覺得漫長的半個月，一晃眼就過去了。

這一日，若不是王后親自帶著侍女前來圖書室探望，恐怕忽然變得努力求知的黎爾還不願意離開桌前。王后是來要求他參加今晚的宴會，她蹙著眉頭說：「你已經一陣子沒出現在我們面前了。況且，你父親這次邀請了許多重要人物，是個盛大的宴會，你不出席，怎麼樣也說不過去。」

黎爾想要拒絕，別說他現在開始感到真言世界的浩瀚無窮，就算是平常，去那種會讓許多陌生目光上下打量的場合，也一向都是讓他暈眩的。

「我很高興你如此醉心於學習——但是黎爾，你必須讓眾人安心呀，這也是王子該有的責任。」王后拉著他的手：「而且，這次赴宴的客人，他們有和你年紀相仿的孩子一同前來，有一個男孩，兩個女孩。難道你沒有興趣嗎？」

他被「王子的責任」和「同齡孩子」給動搖了，有些猶疑不定：「可是，白火答應今晚和我討論有疑惑的地方…」他是求助於白火下決定了。

「我們可以明天討論，如果你願意。」白火從書堆中抬起頭，似乎不干涉他做選擇：「如果你今晚赴宴，我也將同行，沒有老師也沒有學生，課程如何進行下去？」

「我不喜歡宴會…」他試圖說服自己不要去。

王子的責任——他幾乎要忘記他是個王子了，與白火相處學習，讓他覺得自己只是一個單純的學生，甚至像是個巫師學徒。至於同齡的男孩女孩，這對他很有吸引力，但是，他已經太久沒有接觸過陌生人——他忽然想起小時候被玩伴「遺棄」的回憶，這讓他感到畏縮。

全王宮好像都知道他很少和同齡孩子有接觸，也好像都能猜測他渴望交朋友的心情：但是他想不通，既然連母親都知道得如此清楚，爲什麼要直到現在才安排機會？如果不放心他出宮，他們大可爲他找個伴讀，從那些臣子的兒女之中挑選，大概就連最重禮儀的博理撒都無法反駁。可是，他們並沒有這麼做。

他們只是放任他一個人在小世界裡不聞不問。

所以，他從來沒有「標準」可言——他不知道自己哪裡做得好，哪裡做得不好。當老師稱讚他聰穎時，他不知道這在孩子中算不算稀奇，當老師責罵他遲鈍時，他不知道其他孩子是不是每個都駕輕就熟。

「你也不喜歡見到同齡的人嗎？」

「…不是。」

「那就去吧，大家都期待你的參與。」王后適時的說。

黎爾幾乎敗降了，最後，他終於想到要問：「塔西安呢？」

「他會安靜地待在房裡。」白火看著大窗旁的絲絨椅子，塔西安正蜷在當中，懶洋洋的享受日落餘暉。「我會留一些書給他——當然，是太古語的。這對他來說很容易打發時間。」

鳳凰這幾日都是在他房裡歇息。雖然白火說塔西安喜歡跟他親近，但他懷疑塔西安只是喜歡上他床上的德利西軟毛毯，畢竟那進貢的商人大言不慚的說過：「這和龍岸的鳳凰窩一樣舒適」。

王后道：「你還有什麼好擔心的？去吧。」

他只好答應了，心裡隱約覺得有點不對勁：母親是不是拉攏了白火來為她說話？他說要讓塔西安看書來打發時間，經過這幾日的相處，他完全不懷疑塔西安能夠閱讀（雖然只限於真言），可是——他要用翅膀或嘴巴翻頁嗎？

這問題問出來好像有些不正經，送走了母親之後，他假裝若無其事的繼續上課，但腦海裡不時會浮現鳳凰伸長了脖子、或者努力煽動翅膀的傻樣。這個念頭讓他不時露出笑容，當然是被白火斥責了。

白火以為他為了晚宴的事心煩意亂，又看天色近晚，早早宣布下課，讓黎爾回房更衣。黎爾臨走前突然想到：「你的行李裡沒有正式的服裝。」白火反問他：「什麼是正式？」他邊想像邊道：「大法師的話，應該要搭配蒙卡其的素面絹袍，領口還要鑲銀色的四葉桂芳草…」

他只是隨口說說，料想不注重表面威儀的白火也不會在意，就回房換了一套簡單的禮服，去敲白火房門時，倒還真的被嚇了一跳：過腰的長髮梳理得順潔光亮，一身尊貴的桂芳刺繡白絹袍，更相映出巫師悠然自得的樣子。

看他愣住，白火拍了拍他肩膀：「好好學習真言吧，到處都派得上哩。」然後大步卻不失優雅的往前走去，他連忙跟上，嘴裡嚷著：「你是怎麼辦到的？」

「我對舊衣服說了一點讚美的好話——讓它以爲自己是上等的絹袍。當然，這都是不久留的假象。」

「那你的頭髮呢？」

「這更簡單了，只要灑些水，別讓它乾了就可以。所以，我的頭現在可重得很，就像掛了一條濕抹布…」

他們邊走邊談笑，到了宴會廳不遠處，人來人往的，管事指揮著宮女侍從到處忙碌，顯得有些擁擠，他才意識到自己是來赴宴的，連忙端正容姿，他偷偷瞧了白火一眼，只見他看起來溫和而莊嚴，的確是個大法師的樣子。

「王子殿下，大法師閣下，王后正要派人去請你們呢。」一名宮女急急走來，「賓客都已抵達，王剛剛宣布了宴會開始。」她把兩人催促似的趕進宴會廳，彷彿這樣就可以鬆一口氣，安靜而迅速地把門拉上了。

他們似乎是最後入場的兩個，但在這充滿著華服、美食、音樂的廣闊大廳裡，眾人各自談笑享用，只有眼尖的注意到了他們，紛紛走上前來致敬。白火對於應酬似乎游刃有餘，但黎爾實在太過年輕，他還不能習慣甜蜜的話語和看不清楚的真心，找到一個空檔，藉故逃出了已經被包圍住的人群。

左右環顧，到底沒有什麼熟面孔，他想要找父親或者母親，但遠遠的就看見他們身邊都圍成了一個難以打破的小團體。這下他有些後悔逃了出來，至少留下的話，他還可以和白火在一起。

他好不容易躲到角落吃了一些東西，然後在窗邊藉著布幔將自己遮住——被這麼多人密切注意的恐慌，的確讓他忘了自己來此的目的：他原本就是來給眾人「觀賞」的，這是義務；況且，他還要尋找據說三名和他年齡相仿的少年和少女。

等他想起這些的時候，他已經吃下了第三盤點心，喝過了兩杯酥茶，宴會的氣氛也逐漸熱絡，他從不起眼的角落看向眾人，只覺得每個人都大方地展現自己，每個人看起來都容光煥發。

還是一點進步也沒有。他有些懊喪的想。每次來到宴會，他總是匆匆露個面，然後就到一邊去躲起來發呆，每次都是這樣。他實在沒辦法接受眾人的眼光。好吧，他很餓，而爲了宴會準備的精緻餐點正好可以滿足他的需求，這是唯一的優點。

看，那就是黎爾王子！傳說中的榮光之子！

人們總是用自以爲壓低的聲音談論他，他們批判他和傳說中的樣貌不盡相同，但是，多麼美麗的金眼！一舉手一投足都有**王家風範**呀，他們這麼自我安慰地接著說。也許他唯一學到的，就是壓抑住想回過頭去看看說話的人的慾望。

黎爾想起這些不甚愉快的事情，然後因為一直維持著同一個姿勢而感到僵硬，他稍微挪動了身子，更靠近外頭的布幔一些。正當他想走出去拿塊鹹肉卷時，忽然因為布幔外的聲音而停止動作。

「我到處都沒看到王子殿下。」

布幔外有人在談論他，站得很近。他一點也不想出去了。

「真奇怪，我父親說他今晚會來的呀。」那是個年輕而未脫稚嫩的聲音，應該是個少女。「我可是爲了見殿下，才千方百計拜託父親帶我來的！」

「也許他被人羣包圍住了。」這是另外一個少女，她的聲音細而輕柔。「那裡和那裡，人特別多，你們去那裡看過了沒有？」

「可是今晚身邊最多人的，除了王和王后之外，就是大法師了。」這是最先說話的那個聲音，是男聲，顯得有點粗啞，但是感覺不盡成熟。「妳們看到大法師了嗎？他看起來好年輕，而且漂亮！」

少女哼了一聲：「任何混血兒在你眼中都是漂亮的。而且用漂亮形容大法師，絕對是不敬的行爲（黎爾心想：我稱讚他漂亮的時候，他看起來倒是滿開心的），小心我和你父母報備。」

「你們別吵了！別忘了，我們是來看殿下的，**黎爾殿下**——而不是大法師。是**金髮金眼、美麗優雅、勇敢堅毅、聰穎非凡**的殿下呀！」那一長串形容詞讓他不寒而慄：他**絕對**不能走出布幔…噢，不，即使走出去，她也絕對不會相信他就是那個**完美無缺**的黎爾殿下。

「殿下到底在哪裡？」

「我不知道。也許人羣的喧囂讓他頭痛，所以先回房去了…唉，想來這各地的一方人物，以及精緻的**美食**和音樂，都是他不屑一顧的。」黎爾看了看手中的空盤，上頭還殘有一些千層餅碎屑。

「對了，我剛才聽韋彌耳卿大人說，他在宴會剛開始時，有見到殿下。」那少女似乎很是困惑：「可是，他說的不對呀，他說殿下是金眼沒錯，但黑髮褐膚，長相並非絕世俊美，舉止倒是得當…他一定是看錯了。」

「那是當然！殿下怎麼可能是那種人？」

哪種人？他困惑的想，難道我的外貌如此重要？——黎爾所不知道的是，對年輕孩子來說，王子殿下最吸引人之處，不在於那個榮光預言，而是傳說中他**無與倫比**的美貌。

「哈，女孩子就只會注意外表。」

「你還不是一看到大法師，整個人就傻了一半！」

「至少我還會注意別的事情。妳們可能還沒聽說，最近開始傳言，殿下將要參加王明年的北方視察，據說那裡有些小動亂，但是殿下一直力勸王不要使用武力。他這麼說：」少年乾咳了一聲，裝出莊重的聲音說：「『王土之上，禍端只是出自一時盲目。』」

被他這麼一說，兩名少女都發出驚嘆聲。

黎爾聽得心虛不已，別說他根本沒說過那樣冠冕堂皇的話，現在就連北方視察這件事都尚未確定——博理撒說，那只是少部分人民不滿領主的治理方式，只要派人去雙方安撫，沒必要王親自出巡。

「殿下真是如夢一般的人物啊。」一名少女讚嘆的說，她等到同伴都表示同意之後，才興致勃勃的接著說：「現今王的故事會留名千古，但不知道殿下又會創造什麼偉大的事蹟？」

「我猜，他會治平哈突北方歷年來的水患。那是全世界最難治理的地方之一，從來沒有一個王可以讓那裡平靜五年以上。」

「不，他會促進民族融合，減少民族之間的糾紛。這不是王一直倡導的嗎？也許他會打動固執的哈賀人呢！哈賀人向來是不跟外族通婚的。」

「你們說的這些都太平凡了。」少女並不同意同伴的話。「我在想，雖然天下已經太平，可是黑暗子民依舊匍匐於角落，總有一天會趁勢而出…」

「對，對！擊敗黑暗，這才是殿下應該做的事。」

「可不是嗎？殿下是披戴著榮光而來的，黑暗子民應當退避。」

「這麼一來，我們就無所畏懼。」少年說：「我很確定，殿下將來的封號會是『榮光王』，畢竟書上所記載的異象實在太難以顯現啦！古今往來又有多少君王得到上天恩寵？」

「可是，即使是榮光王——」細聲細氣的少女忽然開口，和之前熟絡的樣子不同，好像有點怯生生的。「也是要有王后的呀。」

她的女伴一愣，接著恍然大悟：「妳可想得遠了！」

「我不是那個意思…我只是在想，殿下喜歡什麼樣的女孩子呢？」她越說聲音越弱，到最後幾乎細不可聞。「又有什麼人配得上他呢？」

「像殿下那樣的人，必定是匹配美麗高雅，溫柔賢淑，才情出眾，且有面對天下之勇的女孩：當然啦，她會是某個貴族或大家之女。」說到後來，少女格格的笑，好像想起了什麼開心的事情。

少年插話：「也許也會有例外的——比如說，他們因為某個神奇的因緣結識，那就不能講究身家背景了。卡勒王不就在荒野上結識了漂泊少女雷倪特莉？」

「現在可不是卡勒王的時代了！殿下一定會迎娶名門之女的。——所以，別擔心，親愛的。」那少女甜蜜蜜的說：「妳有很大的機會呀！」

「喔，那真好，如果她有機會，妳肯定也能佔上一個位置。」少年忍不住道：「我看妳是**高興得快飄起來**了吧。」

「我、我高興有什麼不對的！」少女驚扭了一會，隨即理直氣壯起來：「換做是你，難道你能忍受隨時可能被家裡作主嫁到遠地去、或者許配給某個討厭的陌生傢伙？就因為將有那種糟糕的人生，在心裡夢想能接近殿下，甚至受他青睞，難道是一種罪過嗎？」

少年顯然無法反駁，他只是小聲的咕噥：「我看妳可不只是心裡夢想了呀。」

「這種事再怎麼說，你們臭男生也是不明白的！」

「你們都別生氣了。」挑起禍端的少女連忙出來安撫：「葛然娜的話一點也不錯，而你說的也有道理。畢竟，殿下的心思，怎是我們猜得透的？」

剛才還很激動的女伴冷靜了下來，嘆了一口氣：「是呀，我們怎麼猜得透殿下在想什麼，還是妳想得周全。這終究只是一個夢想，我看我們還是得回去面對那種糟糕的人生——天哪，我真擔心他們真的把我嫁到三角群島，我才不去那種偏遠的地方！」

「所以，爲了下半輩子著想，妳還是快去找殿下的蹤影吧。」少年的口氣仍然不太好。「想必妳出門前，至少在鏡子前照了一個下午吧！」

眼看另一場鬥嘴又將開始，居中協調的少女連忙道：「我們再一起去繞幾圈，說不定能看到呢。」然後一陣窸窣窸窣，等到那裙擺拖地的沙沙響沒有了，話聲也漸漸聽不見了，四周只剩下分不清楚誰是誰的喧鬧聲和奏樂聲，黎爾才能確定他們已經遠離：畢竟鞋跟在厚重的地毯上是踩不出聲音的。

黎爾沒有馬上離開布幔後小小的藏身之地，他需要好好的重頭回想一下。一開始，他們是怎麼說的？噢，對了，他們想要尋找他，然後照傳言描述出**他的形象**。然後，他們開始猜測那些他還沒創造、也可能永遠不會創造的功績，把他說得曠古絕今…

這些都使他陷入一種前所未有的情緒，應該說是近似煩憂。雖然他早知道外頭的人對「黎爾王子」抱有諸多美好的想像，可是如此具體而直接讓他感受到的，這是頭一遭。尤其是憑空想像的偉大事蹟，更令他覺得自我渺小之至，歷代的王——上從第一位紫王，直到今天他的父親白王，凡是歷史上有記載事蹟的（編撰史書的人可不會對昏君多浪費一點筆墨），幾乎都值得後人敬頌！

他們即使沒有大功，也能令天下太平。可是，誠如剛才的少女所言，動亂的時代實在剛剛平息，黑暗子民有可能會再復出——而他，就憑他，怎有信心將這世界緊緊守住，更別提帶往高處！

他甚至爲了自己太過平凡、沒有才幹，而苦惱至今。

從小到大，眾人對他所說的話這時又一一浮現於腦海，他感到頭痛欲裂。過了好一會，他才茫茫想起了他們後來，那一句「就算是榮光王，也是要有王后」所引起的小小爭辯。

黎爾熟知歌謠傳說中的大部分愛情故事（一如他熟知大部分的英雄故事），他知道男人與女人彼此相愛（不過，有好幾首民間歌謠，記載的均是同性間的感情，所以他不確定愛情是否只發生在男女之間），他其實不是完全不懂。只是，他從未想過。

他們是怎麼說的？他實在想不起來那麼細。是了，他們的意思大概是——這是一個**出眾**的王子（他用這兩個字來總結那些形容詞），所以，只有出眾（不管是容貌、品行、或者背景）的女孩能夠相匹配。喔，還有一個浪漫而不論家世的說法：因爲誰也不確定另一個多情的卡勒王不會是他。

他真的沒有想過。

可是，怎麼會沒有想過呢？他在心裡這麼問自己。聽了他們的對話，黎爾忽然認知到：在這個年紀，許多女孩已經準備論及婚嫁，而他也應該對**某個女孩**充滿憧憬和期待。他會幻想出現一個溫柔可人、或者剛毅不屈的女孩出現，他們經過有點波折但一路順利的交往，他送給她一束花，俯身親吻她嫩如鮮花的臉頰……甚至是嫣紅的嘴唇。

——他的想像終結在這裡。不是羞澀使他無法繼續，而是，他不知道如何繼續，也沒有那股動力繼續編造這個夢。他必須承認，他對少女沒有任何想像，除了他們年紀相仿。

黎爾爲這個發現而感到無比困惑。

然後他想起了：他的身體不同於常人。那麼，內心是否也跟著不一樣？難道他的內心也是亦男亦女的嗎？難道他多偏向了女孩一點，真正喜歡的是男孩？——直到不久前他都認爲自己是那其中的一份子，他一直和他們一樣揮劍騎馬。

可是，他也無法想像他的眼光去追逐某個男孩——甚至比女孩還難以想像。他自己就曾經是個男孩（即使身體上從來不是）。他並不感到特別討厭，只是無法想像，他和某個男孩相互依偎，在樹下說著甜蜜的話。

那他到底是什麼？

曾經有某個王子像他一樣煩惱嗎？或者，曾經有某個王，在朝堂之外，為著今晚要和王后或王夫同床而煩惱？——他忽然有了這些疑問。

這些日子以來，他勤讀真言，充實自己，自以為已經有了一些解決、面對問題的能力，可是到頭來，他發現真言似乎不適用於所有的道理——比如青少年少女該有的想像，那應該是天地間最純真無暇的慾望。

創世書是如何說的？母神從混沌中捏出人的形體，再喚醒精魂，左手為男、右手為女；同一塊黏土分離而出的，則是永遠的伴侶，伴侶不見得是夫妻，也可能是師徒、道義上的兄弟。

那麼，誰告訴他，亦男亦女的身體，難道是從第三隻手中創造？而這世上還會不會有他的伴侶？

黎爾在原地又坐了半晌，想不出什麼結論，只覺得頭越來越痛，終於是小心翼翼的挨著牆前進，沒和任何人說一聲，就從不起眼的側門離開了宴會廳。他雖然不舒服，但精神還很清醒，他挑了最少人經過的走廊，遠遠兜了一個大圈子，才走到自己的房門前。

他一如往常，伸出手去觸碰門上的狼浮雕，輕輕撫摸著它揚起的下顎，然後門無聲打開。這魔法做成的門鎖，和王宮一樣古老，在他之前，不知道有多少王族曾受它保護。

把門關好之後，黎爾揉著額角，吁了長長一口氣：他已經回到他的地方來了，在這裡，沒有人會打擾他。想到這裡，腳步不禁輕盈許多，他漫步走過那通往房裡的短步道。

房裡十分溫暖，他聽到輕微的翻書聲，以及爐火燃燒聲，於是他想到塔西安。塔西安理應佔據著柔軟的毛毯，在房間中央的四柱床上閱讀——到底鳳凰是怎麼看書的呢？黎爾心裡出現頑皮的好奇心。

他輕手輕腳的踏進房裡。

然後停住。

床上有一團拱起的事物背對著他，那是他的毛毯，顯然包裹著什麼，翻書聲也是從那兒來的。但這不會是塔西安，鳳凰的形體沒有如此龐大，那還比較像個人，蜷曲著身子盤腿坐在那兒。

黎爾遲疑且感到恐慌，然後開始感到擔憂，擔憂一下子就吞沒所有的感受。這不是塔西安，塔西安在哪兒？這人又是如何進到他房裡的？——這些想法在他腦中一閃而過，他還來不及做出任何反應，床上那團毛毯開始動了起來，像是被扯了一下，然後滑落下來，露出裡頭的肩膀、脖子，然後是低垂著，只看到頭髮披散在背後的頭顱。

然後那個人裹住了毛毯，原地緩緩的轉過身來。

那人轉過身來時，毛毯已經滑落至腰間了，顯然是全身赤裸，以致於讓黎爾看到白晰的胸膛：胸前微微隆起，他想那應該是乳房，但如果是的話，發育的實在不比十歲女孩好到哪裡去，而這個人顯然已經超過十歲許多了。

那人——有張俊俏而稚嫩的臉龐，可是五官間又有一份柔麗，以致於他看起來既像陰柔的少年、也像陽剛的少女。那人一點也不驚慌，只是好奇的盯著他看。

他正要開口說話，忽然發現那微微側頭，漆黑的眼睛滴溜溜轉著的神情，似曾相識，以致於他一下子愣住了。他感到喉嚨乾澀，一股不可思議的感覺在心中湧起，就在這時，身後忽然響起話聲：「那是塔西安，你看出來了吧？」

他又是一驚，白火不知何時進房的——對了，這扇門上的魔法是受過白火親自修補的，門鎖認得他的氣味，他當然進得來：但是這些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白火說，**那是塔西安**。

難怪他能翻書，因為他有和人類一樣的手——黎爾一瞬間想到的竟是這個，連他自己都覺得實在有點荒謬。他乾澀的重複了一遍：「塔西安？」

床上的人忽然開口：「小王子，你不認得我了？」

這聲音一響起，完全掃除了黎爾還殘存的半分懷疑：那種發自金石共鳴，比火焰明亮的聲音，是假裝不來的。更讓他驚訝的是，那句話彷彿那跳脫了真言和通用語之間的隔閡，直接將意思傳達到心中——他微微轉頭，白火微笑的看著他。

「這和你的努力也有關係…不過語言終究是拿來交流的，他想和你溝通，這才是最重要的地方。」

「不，我想問的是——塔西安他…」他急忙打斷白火的話，可是卻突然發現自己的語調變了，變得溫柔、和緩、穩重了：他脫口而出的是**真言**。而他才驚覺到白火剛才說的，也絕非通用語。

背道而馳的兩種語言竟然被他所融合了！

「很奇妙的感受吧？」白火柔聲道：「這就是許多巫師一生都追求不到的境界，不管多麼努力學習都無法跨越的障礙——而這經由塔西安的力量賜予了你，世上唯有瑞獸，能夠完全淨化語言。」

他覺得心跳得好快，口乾而舌燥：「你也是嗎？」

「一頭年長的鳳凰傳予我…真言，與他的真名。從那之後，他蒼老死去，不再浴火重生，我則背負鳳凰之名，一生都須傳承他的美德。」白火的聲音聽起來那麼輕柔，比說通用語時好聽許多——他以前怎麼都沒發現到呢？

塔西安說：「因為你有鳳凰之名，他們才願意讓我隨你橫渡力海。」

「是的。」

「可是，即使我讓他聽得懂了——他也絲毫沒有任何長進。瑟木爾雅，你的主意似乎不太管用。」

瑟木爾雅，那就是白火的真名。他恍然接收到了。白火從未刻意隱瞞，只是讓他有一天自己發現。在這同時，他也明瞭了真言、真名的意義，明瞭了白火勸他學習真言，是多麼接近真實、多麼接近他自己的一件事。

「為何如此斷言？」

白火和塔西安你一言我一句的對答起來了。

「你說他的迷惘之一，來自他的性別，所以我以這副型態，讓他看看相同的身體。但是，他並未清醒。」這番話讓黎爾忽然產生一種明確的形象：塔西安如此純淨，這就是雌雄同體！——他們都是一樣的嗎？

化為人形的鳳凰道：「我看見他的心，甚至比從前更撲朔迷離。原本最近好了許多，難道我讓他迷惘了？」

古龍晏羅多化作了人類少女，因此有了人的感情，終於苦戀而死；所以有人認定，人類的七情六欲都來自於這副充滿肉欲、悲憫、愛恨、操守、矛盾的軀體。此時的塔西安也是，他表情多端，就像人類一樣顯現出困惑。

「問題應該不出在你。」

「兩位，我想我必須說——」他突然開口插話，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事實上，我剛剛才經過一場無形的混戰。」

「你在晚宴聽到了什麼閒言閒語？」這問話精準得讓他悚然而驚，白火對事情感受得那麼敏銳，幾乎像是和他一起躲在布幔後頭。

「不，也說不上是如此…」他不知道自己為何要為不相干的人辯護，白火說得沒錯，那根本就是一廂情願到底的閒言閒語。「…我想，他們是對我有些誤解。…以致於讓我變成是既有美貌、又有才幹、並且擁有無限將來的英雄人物。這真的叫人難堪。」

「我以為你一直知道這些。」

「是的，我是知道…但是待在宮中讓我聽不清楚，我不知道人們的想像已經如此誇張，期望如此宏大。」他沒有說出口的是：他們真使他害怕。「我甚至感覺到，他們根本不管我這個人。他們不認為我是活生生的，是有主見的，是可能恣意成長的！」

完全不給人打斷的機會，黎爾越說越急：「他們要的是活在口耳相傳之間的榮光之子！那不是我——我是黎爾，只是黎爾，我和那些沒有關係！為什麼他們就是不了解呢？」

塔西安忽問：「你有多了解『黎爾』？」

這是什麼話？黎爾就是他，他就是黎爾，他不了解自己的話，又有誰能了解他——他不了解自己的話…可是，這怎麼會發生？怎麼可能發生？

他不明白！

「你知道『黎爾』所背負的責任嗎？知道他的夢想嗎？知道他既定的目標嗎？知道他心裡對於現況是怎麼想的嗎？」

「我…」他乾澀的開口說話，然後頓了一下，跟隨塔西安改變稱呼：「『黎爾』是個王子。——千千萬萬的人民對他的未來抱以期待，他必須愛護他人如愛護自己，毫無私心，識得大體，天賦異秉，將來也會完善的治理這個世界，成為被傳頌千古的王。」

把稱謂從「我」改變到「他」以後，不知為什麼，說話也流利多了，或許是因為他可以假裝從「別人的眼光」來看自己。

「這是『黎爾』的責任。」

「而他的夢想、目標、以及想法…」

——他的，他的夢想、目標、想法。

他想要說出一篇長篇大論，可是發現自己什麼也說不出來，這不在他意料之內，他感到驚愕。白火正平靜地看著他。

「你對於眾人告訴你的責任非常清楚，可是，除此之外，你並不清楚他這個人。你一直期望有人來告訴你，你應該做什麼。」

這話說得十分精準，他不得不承認。即使這是塔西安「第一次的生命」，他們的經歷與成熟度也絕對不能相並而提。

黎爾不自覺的往後縮了一縮，這麼一來，他的後背被白火給輕輕抵住了。他已經無路可逃。他沈默了很久，才說：「王子必須成爲王。除此之外…什麼也沒有。」

「你現在連自己都無法把握了，難道你能期望當上王之後，你忽然成爲一個『沒有缺點』的人嗎？王位只是一頂頭冠，沒辦法建立起另外一個人來取代你自己。」

「另外一個人？」

「難道你不是如此期望的嗎？你的心渴望有一個人取代你，改變現狀。你渴望的是直接換掉這故事的主角，而不是慢慢改變他。你真的信任你自己嗎？」

塔西安的雙手支撐在床上，身子微微前傾，就像一個專心傾聽故事的人類少年（或少女）一樣。此時毛毯已經完全滑落：他的身體結實而優美，火光把他的頭髮照耀得柔軟而蓬鬆，黎爾甚至得以窺見盤起的雙腿間那隱密黑暗。

——他確實和我一樣…可是，我也可以如此坦然嗎？

塔西安看起來神聖而不可侵犯，而因爲那懇切的態度，使他的問話並不咄咄逼人，他只是從心中提出一個又一個最真實的疑問，通常這問題會直接打在黎爾心上。

「我是唯一能信任我自己的人。」他想也沒想就一口咬定，還大膽反擊：「你們只管責備我逃避現狀，卻沒有想過我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被教養出來的。從小戰戰兢兢的成長，你們怎麼能指望我勇敢而堅強！」

這話或許對鳳凰來說過於激烈，他看到塔西安眯起了眼睛，有些困惑的樣子，似乎不太能理解。於是白火適時接話：「事實是，你的教養並無法改變。」

「山在那裡，難道你能說它阻礙道路，棄而不行？你若不是繞路而過，便要攀高越嶺，難道還有第三種辦法？」白火抵住他後背的手抓住了他的肩膀：「黎爾，我們無意要惹你憤怒。但是我想說，沒有人試圖責備你。而你也並沒有自己想像得那麼糟。」他幾乎感受不到的顫抖了一下。

就當白火對他釋放出善意，而他確實接收到的那一瞬間，他知道自己剛剛才建立起的攻擊態度，已經完全崩潰了。

不，我的確是很糟。爲了反駁白火，他在心裡這樣說。我從小就知道我和別人不一樣，這不正常，但我從來不去解決，我害怕受到各種形式的懲罰，就算他們只是對我掉眼淚。所以我任由它惡化，因爲那後果終將是別人來承擔，我告訴自己，我只是受害者…

「你的確勇敢，雖然還不夠堅強。不勇敢的人，是絕對不會在到了某個年紀之後，忽然爲了尋求打破現狀的方法而煩惱的，因爲他心中知道時候已到，他不再是受人庇護的孩子。」

——不是那樣的，我之所以爲了能否創造傳奇而恐慌，不是因爲我知道時候已到。天下任何一個父親的故事，都足以逼使他的男孩走上意想不到的道路。

「假若你不夠勇敢，你根本沒有辦法同時應付兩件事情。你與眾不同的身體和你背負的壓力——這整個世界，隨便其中的一件，都可以立刻擊垮任何一個和你同齡的孩子。」

——我還站在這裡，並不代表我不會被擊垮，只是它們發生得太突然，我還來不及做出反應，就被強迫全盤接受。

「而你甚至還願意認真的爲它們煩惱，想辦法要解決問題，不管動機是什麼，不管你如何抹黑自己，在這裡，你就已經跨出了一大步。」

——不是的，不要幫我說好話，事實不是這樣的。

「和我討論煩惱，並要求學習真言的你，不但認真，而且勇敢。」白火垂下頭，把額頭抵在他黑髮濃密的後腦勺，並嘆道：「我的王子呀，恐怕我比你還要相信你。你必須先接受這個前提：世界上的伙伴不是只有你自己。」當白火說話的時候，溫暖的熱氣噴在他的髮間。

這番話發自肺腑，黎爾確實被感動了。但是當他閉上開始淚水迷濛的眼睛，感受白火的呼吸時，心裡又慢慢有一個新的感受：白火對他給予無限關愛，可是，也就是這份關愛蒙蔽了他，讓他看不清楚真正的「黎爾」…

他似乎永遠也沒辦法與白火平起平坐。他是被寵愛的、被關照的孩子，而白火，則是伸出雙手擁抱他的成人。

…他能奢求什麼呢？至少有這麼一個人，願意陪伴他、傾聽他、幫助他，儘管他們不是站在相同的立場。他還奢求能有某個年紀相仿的人，來了解他的心聲？今晚已經證明，他所盼望認識的年輕人，是不可能和他平等的成爲朋友的。

那麼，他悲傷的想，我只能靠自己了。

想要超越自己，果然是不能倚靠他人的嗎？至少，他有確切的問題，這讓他有著手的方向。這並非全不可行，他安慰自己。

「…黎爾，你見過自我嗎？」

即使閉著眼睛，也可以感受到白火是環住他整個肩膀的了，黎爾握住他垂在胸前的手，不自覺想到這姿態像是他背負著白火，這曾支撐著世界的大法師。而那聲音聽來悠遠，讓他有一種感覺：似乎大法師也是會疲累的，在經過許多事情以後。

「在恬島的時候，一位老師傅對我們說：我讓你們見到自我。當時，我們自以為讀了許多書，滿心以為世上所有和真理相關的事物，都是神妙而深奧的東西。」

「甚至有一種說法是，自我是出生時覬覦你身體的無主靈魂，它無聲無息支配了你，才會在最意想不到的時刻，做出意想不到的決定。」

也許是讀的書不夠多，他沒聽過這種說法，他覺得很新鮮：他也不明白「自我」是怎麼一回事。

「老師傅帶我們渡海到北方的小島，那裡未有人煙，林木高聳，峻嶺直入天際，他指著被雲霧環繞的山峰說，自我就在那兒。我們穿越原始森林，越過險溪，涉足泥濘，有時還得攀登峭壁，對抗野獸，遭遇了各種困境。」

「然後，我們終於到了山頂。」

黎爾靜靜傾聽。

「經過了途中奇險的景色，在那麼高的山頂，竟然什麼都沒有，只是一片一片緊緊挨著地的苔草。中央有一面大湖，但與其說是湖，還不如說是千古累積的一個大水窪，這一切是如此荒涼、如此寂寞。」白火頓了一會，彷彿全神回想：「可是，不知道是誰說了一句：『這兒多麼遼闊』，我們才看到荒涼、寂寞以外的東西。我們在原地看了很久，才紛紛走到湖旁邊。」

「這裡毫不虛偽，如此荒涼寂寞，卻也如此遼闊，好像只能容納一個人，卻又同時包容了許多人——在原地張望時，我想到的是這些，腦袋裡有些東西，朦朦朧朧尚未成形。」

「而走近湖邊之後，我忽然了解了自我。」

湖裡有什麼？

白火知他心意，接下去說：「湖裡什麼也沒有，只有倒影。可是，那是我們的倒影。剎那間我們全明白了。荒地就是我們的內心，湖就是我們的性靈。」

「在這荒地之中，包容了寂寞和蒼涼，以及所有和你相關的人，並且隨時可以容納新的東西。但是最重要的還是自己，自己是最忠實的，不被世俗所影響。」

他知道故事已到尾聲。

「從此，每當我心有迷惘，我就會想想那山頂的荒地。我會想起那寒冷且難以呼吸的高處，苔草爲了生存，把自己壓得微不足道，四周廣漠蒼涼，但容納了那麼多人，卻都仍開闊。我會想起那面湖，想起平靜的湖面，我清楚的映照在上頭，沒有半分虛假。」

黎爾緊緊握著白火的手，不發一言。

白火在荒地上找到了自我，而如今，他把這個發現送給了他。他發自內心的想說些什麼來感謝他，正要開口，卻發現除了身後的重量，前面也忽然被倚靠住了，他驚愕的張開了眼。

塔西安已經走下床來了，他搭著黎爾的脖子，似乎十分不解：「爲什麼你們要抱在一起說話？」看來他是有樣學樣。黎爾感到十分困窘，他不知道該說什麼，總不能說：至少你先把毯子披上吧？

塔西安這麼一鬧，完全打破了先前的氣氛，惹來了白火的大笑：「人類各式各樣的感情表現，你還見得不夠多哩！」

在塔西安困惑的提問和白火愉快的回答之間，他一動也動不得，一句話也插不上嘴，慢慢的思緒飄向了遠方，他想起今晚的經歷，從晚宴那兒開始，到白火所說的一片荒地…

他忽然覺得，再也不是毫無頭緒了。

六：從這裡開始

經過那個晚上，黎爾是感到有所啓發的。至少，他清楚了應該要往哪個方向走，以及自己缺乏了什麼。不是一朝一夕就脫胎換骨，但確實可以感覺到，他已經一點一滴的在改變。

首先，他仍然孜孜不倦的學習真言。

這並不是塔西安賜予了他什麼，就可以任意終止的行為，鳳凰只能給他溝通的能力，但是學問其中的精深，必須親自去體會。更進一步的，從「言」開始，他可以進而一窺魔法的殿堂，他也欣喜的發現，當真言慢慢成爲他思考的一部份，他處理起許多事都更得心應手。白火說，這就是知識的力量。

還有，他大量而廣泛的閱讀。

從一板一眼的正史，到民間流傳的草藥學，套一句諺語：「如沙漠逢甘霖」，他都來者不拒。他直到知道自己可以讀得那麼多、那麼迅速、那麼仔細之後，才知道從前閒散的態度根本就不算是讀書。而且，他也學會了一件事：不是做不到，只是從來不去做。

黎爾覺得再這麼下去，他真的可能改變自己。雖然變成一個滿腹經論的學者，並不代表可以創造一番豐功偉業，可是至少不再是一無是處了。

——但是他並沒有發現他最大的改變。白火是最清楚也不過的：他在一旁看著，適當的伸出援手，但盡量的保持中立。他知道黎爾所學習到的最珍貴的事物，是他的態度。他變得積極。

積極的想要去做，那麼就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了。

黎爾在眾多書籍之中，尤其注意英雄的事蹟，白火什麼都沒說，他知道這和黎爾規劃他的未來有關，也許黎爾發現了什麼、正在反思什麼，但是在當事人想要提出來尋求幫助之前，白火絕對是按捺不動的。

這天下午，黎爾終於爲了這件事開口。

他們正在圖書室安靜閱讀，黎爾懷中抱著塔西安（他偶爾會在房裡化作人形，試著伸展手腳），正在翻閱一本老舊的七星事記：七星是世界最初的英雄。這本書是白火十歲就讀畢了的，裡頭記載的傳說事蹟，幾乎家家戶戶耳熟能詳。

「這些日子以來，我除了學習真言，也讀了一點書。在這些書裡面，我對被人們稱爲『英雄』的，特別留意。」

「我已經知道了不少英雄的故事。」

他打破沈默的這麼說。

白火從書本中抬起頭來，點頭，表示同意。

「所以我知道，英雄有很多種。」

「有對抗黑暗、開創歷史的王，也就有漁村裡不起眼的少女。但我讀得越多，就不禁想，其實他們是否都是一樣的？」

「紫王讓天下步入軌道，從此有了曆法，黑暗與光明分離，他的故事，是為人們所稱頌的；而漁村的阿撒雅，一心懸念父兄的平安，最後投身大海，使海平息。她的靈魂永遠領著燈，在岸上指領船隻，因而被航海人所信奉。」

「他們的事蹟如此不同，一個大及世界，一個只小及家人，但是，人們都說他們是英雄。」

「也有想做大事，卻當不成英雄的例子。」

「四世紀時的巫師法利朵，有感於追求學問的阻礙，他覺得人們太過安逸，太過滿足現狀，已經失去了動力追求新的東西，學問在慢慢死去，新的不來，舊的也陳腐下去。」

「他想到駕馭沒有人駕馭過的東西，如果成功的話，會為這世界帶來活潑的朝氣——於是他費盡心思，把地底最深處的黑暗子民喚醒，想要馴服他們，讓他們為世界帶來新的面貌。」

「但是他失敗了。黑暗席捲世界，挑起所有的醜陋和罪惡，七年之戰因而爆發，等一切平息下來之後，大地殘破不堪，兄弟精靈也離我們而去。」

黎爾說到這裡，有些焦慮，手指磨蹭著塔西安的下顎。

「他背負了千古的罪名。」

「英雄到底是什麼？」

「難道只有成功的，才算是英雄？」

白火一直聆聽他的話，這時候才終於開口，他反問：「難道，你讀了那麼多，沒有見過一個失敗的英雄？」

「也許有的。」黎爾說：「北方少年琵琶司，經歷千辛萬苦，只為與仇人對抗，雖然他被毒殺，但大家仍敬佩他，說他是英雄。」

「而你剛才說的阿撒雅，也算是一個例子。她的死並沒有換來家人的平安，所以她算是失敗了。但為何人們依舊歌詠這名少女呢？」

這是一個再簡單也不過的問題，黎爾回答得很快：「她庇蔭了往後所有航海人的平安。」

「所以，重要的不是做了什麼，而是留下什麼。」

黎爾一怔，反覆在心底唸著這句話。

「紫王之所以是英雄，是因為他留下了歷史、留下了曆法。阿撒雅之所以是英雄，是因為她留下了那份愛家人，以致於關愛所有航海人的心。琵梨司之所以是英雄，是因為他留下了不滅的勇氣。」

「法利朵不是英雄、而是罪人，那是一開始就注定。根本沒有人在乎這件事會不會成功，他們要知道這件事會留下什麼。但結果是，他留下顛覆整個世界的戰火。」

「就算法利朵達到他的理想，但人和黑暗子民怎可能和平共存？真正和平共存了，我們就不再是人，他們也不再是黑暗，世界又將回歸到混沌時期，精靈也終將棄我們而去。這件事不管成功與否，留下的都是傷痛。」

「選擇了錯誤的道路，這就是他無法成爲英雄的原因。」

聽到這裡，黎爾忍不住脫口問道：「那我呢？」

「這些到底跟我有沒有關係？」

問題丟出來以後，連他自己都嚇了一跳：他不知道自己幹嘛這麼問。他到底想說什麼？他和什麼有關係？

白火似乎並不感意外，只是看了他一眼。

「你覺得和你的什麼有關係？」這問題簡單而直接。可是黎爾無法回答，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問什麼。

他有點想轉移話題，但白火似乎不爲所動，他只好認真思索。這一想想了很久，塔西安不滿於他的發呆，躁動了起來，他只好伸出一隻手去安撫。

「也許…」

良久，他訥訥的說：「也許我在想，這和我的**選擇**有關…」他不用夢想、目標等等明確的詞語，而用了「選擇」這麼一個曖昧的字眼。

「你選擇了什麼？」

「喔，不，我還沒選擇。」他連忙澄清。「我是說，我**即將**要。我也不確定，這念頭是忽然成形的，它難以捉摸…」

「那麼，你將要選擇什麼？」

黎爾深吸了一口氣，這似乎花費了他許多的腦力和體力。終於，他像是難以支撐的宣布：「我和王位之間的道路。」

這仍然是虛無飄渺的一句話，可是白火聽懂了。

「如果我必須繼位為王，那麼，我就先把那件事當作是一個終點，而不是開始——眾人以為我要得到那頂頭冠才能做什麼，但事實不是這樣的。」黎爾盡可能的闡述著心中電光火石的念頭：「重要的是在成為王之前，我能做得了什麼？我又需要做什麼？從這裡，到王座。我必須確認，我在這途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利於將來的。」

「對，也就是說，我要做的事，必須得留下什麼。」他補充白火的話說。

「這和什麼期待無關，這只是…」他深吸了一口氣：「一條必經的道路，我必須走上前去。紫王在愛人死去的那天開始揮劍、阿撒雅面對家人的漁船立下誓言，而即使我不和他們一樣，現在也是我的時候了！」

「我要有所轉變。」

「不但是為了破除他們對我的迷信，相反的，也是證明他們對我的迷信。」他忽然了解到這兩者恆為一體。他怎麼可能妄想眾人的想法都錯了，唯有他是對的呢？「而且，就算冠上再多理由也沒用，因為它已經鋪展在我面前，我不主動踏上，難道等到它來席捲我的那一天？」

「我會不會成就什麼事，現在誰也不敢說。也許我平凡、庸碌，也許我會功蓋古今。但是，如果我不去做，那麼永遠也不會有人知道。他們把我栽培到這麼大，不就是為了等待我理解的這天來臨嗎？」

「我必須去做一件事當作開始…雖然現在，我還不知道那會是什麼。」

白火沈默了一會，然後開口：「那麼，按照你所說的做吧。」黎爾覺得他的神情從未見過，令人溫暖而感到欣慰。我終於不再讓他擔心了嗎？黎爾心想。

而此時，那個朦朧的想法終於破殼而出：他早就意識到這一年與眾不同，但是他說不出來哪裡與眾不同，他知道這一年他該做些什麼，但是他不知道為何而做。現在，這些都有了解答。

豁然開朗的感覺讓他恍神了一下，他不再說什麼了，覺得有一種說不上來的寧靜，彷彿把那些困擾人的東西全部趕跑了。他沈醉在這種解放感裡頭，心不在焉的為塔西安梳理羽毛。

白火不打擾他的寧靜，他們都看向窗外，高聳的木陵樹葉片都已轉黃，在風中蕭瑟的擺盪，再過不久，當樹枝光禿的時候，冬天也要來了。黎爾甚少出宮，他從小就習慣了這樣注視窗外，想像在樹木的遮蔽之外，熱鬧的夢都是什

麼樣子，這廣大的世界又是什麼樣子；而也許意識到了某種改變，此時他看著窗景，竟然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騷動。

「…沒有人一開始就是英雄，沒有人一開始就能成就什麼。」白火仍然看著窗外，彷彿漫不經心的提起。「我出生在動亂時代末期，人們都盼望有某個人出來解決這片殘局，必須要有一個英雄，就和從前一樣，他們說。」

「同樣的，我也如此盼望。我盼望會有一個人，他能夠平息戰爭，治理天下，他是如此與眾不同——就算隱匿於萬人之中，我一眼就可以認得出來。我必幫助這個人平天下，這是我從小的夢想：等我有了力量，當上了巫師，我便四處尋找這樣的人。」

「我是如此篤定，以致於我從來都不認為莫可思是那個人。的確，莫可思後來克服所有困難，成為了平亂王，可是，我怎麼想得到呢？當我第一次見到他，他是那麼瘦小的孩子，不會提劍、不會騎馬、更不會真言，他對一切事物都感到迷惘，甚至一輩子不打算離開故鄉。」

「可是，就是這麼不起眼的少年，成為了萬民景仰的王。」

「直到他登上寶座的那一天，親眼見到他成為王，我才忽然感受到——」

「沒有人天生就是璀璨發光。」

黎爾從來沒想像過父親的少年時候是如此，他一直認為，父親從小就是堅毅勇敢的，即使身處再惡劣的環境，也都會想辦法突破它。他根本無法想像父親曾和他一樣不知如何是好。畢竟他眼裡的父親如此出色。

「黎爾，你也一樣。」

「從來沒有人這麼認為——光憑上天的好預兆、大家的期待，你就可以無緣無故的成就什麼。」這番話打動了他的心：他確實一直是這麼以為的，難道他錯了嗎？「他們都希望你平安長大，到了適當的時機，你可以有一種決心，嘗試讓自己去做些什麼。」

「…而現在，顯然你意識到了。」白火悠悠道：「以後的路你就要自己走了，我只能說，這是一個好的開始。隨你想的去做。——我有沒有告訴過你，我知道你會與眾不同？」

「沒有。」黎爾有些愕然，不過他現在對這個話題比較沒那麼敏感。「為什麼？」

「因為當你為前途而煩惱，甚至想要破除大家對你的迷信時，你就註定要走不凡的路！」白火明朗的笑了：「——你的書本也許還沒有告訴你，從來沒有一個王子會煩惱自己的將來，他們總是理所當然的接下王座，昏庸就任憑他

日漸昏庸；也從來沒有一個孩子願意去讓別人對自己好的印象改觀，他們深恐自己在他人心中不夠好。」

黎爾傻了眼，他沒辦法分清楚白火是不是哄他的（這跟他在說玩笑話時的神情很像），他有些委屈的喊：「這不是理所當然的嗎？」

「就是因為你把這些別人不願意正視的問題視爲理所當然，你才走上了和別人不一樣的路。」白火補充道：「當然，你若是一直侷限在問題裡，也是無藥可救的。差一點，我們的王子就要毀了。」

「那你爲什麼不早點說！」黎爾看起來有些氣惱。

「說什麼？」

「噢、噯…我在想，你是不是覺得我…」

「覺得你怎樣？」

「覺得我很…」自尋煩惱。

話到嘴邊，又吞了回去。他認爲白火覺得他傻嗎？好像不是這樣的，應該是說，現在他覺得之前的自己傻吧。可是沒有那一段經歷，他又怎麼會突然感受到？

白火笑而不問，他本來也不是真的生氣，對峙一會後便宣告和解。他張手讓塔西安振翅飛離，站起來舒展了一下手腳，踱步到窗邊的躺椅坐下，這地方總是讓他心神清明，這正是他現在所需要的。

「你說一個正常的王子，或一個正常的孩子，是不會煩惱這些事情的。」黎爾坐了一會，好像感到不舒適，又挪了一下位置，最後索性伸長了腿躺下來，他沒意識到這動作很孩子氣。他皺眉問：「那他們在意什麼？煩惱什麼？」

「這個嘛。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喔，大多數人都認爲他們已經算是『少年』或『少女』了。」白火微微往後仰，交疊雙手，放置在胸前。這也讓他看起來輕鬆許多。「就我所知，對這年紀的人來說，他們亟需同輩來肯定自己、嚮往飄渺的愛情，當然，也開始叛逆。總之，他們很少認爲學習是有什麼必要的——通常他們最渴望的是某個充滿魅力的異性。」

「我有個疑惑。」黎爾皺眉道：「我聽說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已準備出嫁，可是，她們懂得愛情嗎？是否現在成爲人婦，所學到的只是婚姻，而不是愛情？」

「是的，婚姻可以學習，但愛情很難學習。」白火吁了一口氣：「你問了一個複雜的問題。」

「年紀輕輕便結婚的，通常只有女孩。男孩大多要等到二十歲以後，才會考慮娶妻。這基本上已經拉開了年齡差距，如果雙方又沒有愛情，那麼就連想法都很難溝通。」

「爲什麼適婚年齡有如此差異？」

「在某些地方，一般人不願意讓女孩受教育。他們認爲女孩的本分就是做家事，然後早早嫁人。」

「但是我聽說，朝中大臣的女兒許多都是才華洋溢。夢都也沒有拒收女學生的規定。」

「我知道，這已經是腐敗的舊觀念了。這從幾世紀前就已經開始改革，但直到現在還不能完全拔除。」白火道：「尤其是鄉下地方，父母認爲女孩長大終究是要出嫁的，她們也許會嫁到遙遠的地方，成爲某個男人家庭的一份子，所以，他們不願讓她學得額外的東西。這種情況，在南方民族中特別顯著。」

「所以她們終其一生，都只能夢想有一個男人來拯救她脫離平凡的生活。在這種條件下，別說是女孩，就算是成熟的女人面對她的丈夫，愛情也很難成立。」

「那爲什麼男人就可以享有特權？」

黎爾沒想過女性的情況如此悲慘，他被撼動了，白火的話似乎喚醒了他身爲「女孩」的一部份。而他一直是把那部分給掩埋起來的。

「不，他們沒有特權。他們只是享有了身爲人的基本權利，而把另外一個性別的權力給剝奪了。」白火說這話的時候，似乎有一種無能爲力的疲倦：「直到現在，男女仍不是完全對等的。老人們相信，左手代表黑暗和重生的純淨，男人從母神左手誕生，靈魂是高於女人的。」

黎爾覺得自己應該反駁什麼：「而女人自右手誕生——自古以來，總是以右爲尊的呀！」

「那是因爲開曆大宴的時候，紫王邀請沙妮亞坐在他的右側，而他左側是模勒耶妃，史書上記載模勒耶妃只是一時得寵，她心胸狹隘，最後被王放逐出夢都。——就算後世再如何看輕女人，他們也得分出七星之一的歷史之母，和一個被放逐的妃子，何者較爲高明。」

白火皺眉：「規矩是如此定下了，但常常被人當作吵架的話題，甚至在十二世紀時還一度流傳以左爲尊，最後是王頒佈諭令，這件事才終告結束。」

「這根本就不合常理！」

「你指的是什麼？」顯然這話題讓白火不愉快，他伸出手，輕輕按著額角。每當有事情煩心時，他就會有這個動作。

「從女孩——到女人，她們不是和男人一樣嗎？」黎爾甚至忘了他本來是要問這年紀的孩子有沒有愛情，卻牽出了一個他沒想過的問題。

「但你必須要讓所有人都有這個認知。」白火沈默了一會，說：「後來我才想到，莫可思應該也考慮過這件事。」

「父親他？」

四周都靜默無聲，除了窗外的樹葉沙沙作響，廣闊的圖書室中只有他們的對話聲，就連走廊上的一點腳步也聽不到。

「你同時具備兩性，但是男孩的外在特徵原本就比女孩明顯——即使如此，只要他堅持，將你宣告為公主也是可行的，畢竟全天下都還不知道你的性別。別說你本來也是半個女孩，就算是真的男孩，在歷史上也發生過一回被當作公主養大的：當然，那是一個例外。」

「我知道。八世紀的狄查莫王子，因為政治因素，從小就遠離夢都，被當成女孩教養，十三歲才回到王宮。」

白火點點頭，「但是你父親為你選擇的性別是男孩。你有想過為什麼嗎？」

知道自己具備兩種性別以後，他還沒時間思考過這個，此時才終於有人提醒他了。他深思了一會，憑藉著剛才的對話，猜測道：「他想為我多爭取一些權利？」

「是的，那是個很大的原因。」白火說：「如果你是**公主**，就不能學習騎射，更別提打鬥，頂多只能坐坐溫馴的小馬。當然也不能學魔法，至少在夢都是不行的。你必須整天待在房間，還要會自己縫製一套瑪德烈大典的拖地長禮服和頭紗。」

「貿易、戰爭之類的事情，除非大臣們真的沒指望王后再生一個男孩，否則他們一定會反對讓你學習。——這就是為什麼歷史上的王子和公主人數都差不多，卻很少有女王出現的原因。」

黎爾必須承認，這完全超乎他的想像：如果連公主都要被打壓，那普通女孩不是更不受尊重嗎？

「而對你來說，最嚴重的應該是：如果你是**公主**，現在已經準備出嫁。大概會把你嫁到某個大臣或者貴族家。」白火道：「你能想像現在就決定終生的伴侶嗎？而且完全不由得你作主——公主可是很好的政治潤滑劑。」

這讓黎爾打了一個冷顫。

他雖然知道了這年紀的女孩已步入適婚年齡，但從未設身處地的想過——他也有可能是小小年紀就埋葬在盲目婚姻裡的一份子，是的，他至少擁有一半的條件！

他沈默的思考起來。他一直以為他是個男孩，但他不是，他也是個女孩…那麼，他只享有男孩的權利，卻沒背負女孩的束縛，是不是不太公平？也許，他應該做些什麼…為那些女孩，也為自己。

「莫可思的用意是保護你。但是，他絕不是要你逃避身為女孩的那一部份。他在等你長大。」白火的聲音打斷他的思考：「他要等你自己去發現，怎麼樣才是對你自己最好的，讓兩者融洽共存。」

「而你去探索的過程，也會對那些女孩生出幫助的心。這是任何一個男孩都做不到的，即使他們伸出援手，總是站在不同的立場。」

「我是該幫助她們——」

他毫不猶豫的回答，在這同時，有某種念頭在心裡閃過。他想要捕捉它，於是急忙的開口：「沒有什麼比這件事和我有更大的關係，將心比心，也許我會…」

會如何？

他想要把那個溜走的句子找回來，皺起了眉頭。

白火看著他，而塔西安停棲在椅子的扶手上，午後的日光從葉片間灑落進來，在他朱紅色的羽毛上柔和發亮，彷彿蒙上了一層紗。塔西安和黎爾各佔據躺椅的一端，他們看起來一點也不衝突，不知道是不是雌雄同體隱含了什麼奧妙，黎爾此時相似塔西安，塔西安也相似黎爾，和諧得好像天生就是如此成對成雙。

就是這麼看著，白火恍惚的想到了什麼，雌雄同體——是的，這和黎爾將做的事一定會有相關。因這是人類中他所獨有的。他會做什麼呢？他會幫助那些女孩，致力使她們被平等對待，然後——

彷彿有什麼就要發生。

「你可以成為那些女孩的光。」

白火脫口而出的這句話，使他們兩人都愣了一下。不只是黎爾，連白火都沒意料到自己會說出這句話：他已經不是不經思考就開口的年紀了。但是，這句話真的沒有經過任何思考嗎？

不知道白火的猶疑，黎爾認真的思索起來。這有如當頭潑了一頭冷水，使他豁然清醒，這似乎是他剛才沒有說出的話——他幫助那些女孩，盡他的力量，然後也許…

也許他可以為她們黑暗的那一面帶來光。

忽然從小到大所有的回憶都湧上來，宮女們對他的小心翼翼、他想像有某個同齡玩伴、人民對他過高的期待、他伸長脖子想從高處看清夢都的每一個角落、他在烈日下抹汗揮劍、父親告訴他「你會成為王」…

回憶如海浪湧起又退下，而最後留在沙灘上的一枚貝殼，竟是伴隨他接受萬人仰望的那道光。就是那道光，使他這十四年來過得抑鬱——但是他豁然明白了什麼。

他知道了何謂榮光。

那個古老的傳說：榮光王能成就常人無法成就之事。假如他會是榮光王，那麼此刻他已然明瞭。

他知道了什麼事是他能做而別人做不到的，一定得由他來做才行——他不能推卸、也不想推卸這個責任。他將以王子的身份，甚至只是一個男孩的權利，來幫助世界上和他有同樣半身的人。

這是從來沒有人做過的，就算是再開明的男人，也不會完全了解女人的身心；而就算是再勇敢的女人，也無法用另一種角度來審視自己。

他就是那個居中的角色！

這個認知讓他精神一振，但除了雀躍、期待之外，還有一些緊張。他盡量讓自己不要太過激動的說：「我想，我找到我一開始要做的事情了。」他訝然發現自己的聲音因為興奮而乾澀。

白火剛才也正思考到了雌雄同體，因此不用多久，就明白了他想表達的話。白火的嘴角揚起，形成了一個好看的微笑。他認得那個微笑，那總是在他經過一番辛苦後得到的鼓勵。（他也就是在白火這麼笑著的時候，稱讚他的美麗）

「我的王子，無論這是不是一個開始…」

他的聲音平靜，但也許是光照耀的關係，黎爾發現大法師的眼角閃爍著微光，晶瑩透徹。也許連黎爾自己都沒發現，他為了這個發現而從椅上起身，慢慢走向白火那兒，他們雙手交握。

「至少，你已經不是孩子了。」

——然後，他將頭埋在白火頸窩，閉上眼睛，鼻尖摩擦著暖和的衣料，他從未覺得未來如此清晰，而過去不完全是令人厭惡的。他朦朧的想，是啊，至少，至少我離你們的世界是越來越近了…這究竟是不是好事，他不知道，但他已經不是之前的他了。

他跨出了第一步，將來還會跨出第二步、第三步，他與那個在花園中發現自己身體秘密的孩子會漸行漸遠——但願，他可永遠不要忘了他。畢竟是那個孩子跌跌撞撞，才將他帶來這裡的…

那個無知而懵懂的孩子，會永遠是他的一部份。

七：稚鷹即將飛翔

晚飯的餐桌不見白火，但是無人詢問，黎爾正在煩心事情，居然也不怎麼在意，回到了房間之後，還是有些心不在焉的，他想到，即使他已經知道了要做什麼，但總是要有一個契機開始。是的，要有一個契機。

也許他該向父親開口，他必須到民間一趟，他要先實地的了解他將幫助的對象的狀況，然後，才能做出下一步的定奪。他必須去民間走一趟，他不能老是待在王宮，這讓他與世隔離，他聽不到人們的聲音。

去民間旅行，看遍各地——這念頭在他心中打轉，他甚至開始幻想他可以走到最遠的德利西群島，那裡是扶桑成長的地方，他聽她說起過那兒，有著獨一無二的織品和細毛綿羊。

但是，他隨即想到，即使父親答應了，總是憂慮他的母親、以及那些小心翼翼的朝中大臣，會允許他去嗎？哦，他可以想像到他們的理由：你可是我們**唯一的王子**。想到這兒讓他厭煩。

他煩悶的挪動了一下手指，敲打著靠椅扶手，發出喀喀的聲響。塔西安聽到聲音，轉過頭來看他——化為人形的鳳凰正在壁爐的另一頭烤火，穿上了黎爾的衣服，看起來可是個高雅的少年了（或者私自出遊而變裝的富家小姐）。

對了，還有塔西安。

他實在是不想和他分開…——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的身體相同？或者白火曾預言他們會成為朋友？也許，這兩者都有。他已經快忘了一開始見到鳳凰時，那戰戰兢兢的心情了，他現在和塔西安同桌而食、同床而寢、進出都在一塊兒，他已經要忘了他們除了這副身體以外，是毫無相同之處的。最大的不同，在他

死後，塔西安還可以活好久好久…久到他入土為安之後，又重新回到這世上好幾個輪迴。

人的生命是如此短暫。

塔西安湊了過來，沒有說話，為他摩擦手掌取暖。

可是，也就因為時間有限，人們總是有永遠用不完的熱情、也不會有野心全部都實現的那一天；伴隨著即使微弱也不熄滅的夢想長眠，比起瑞獸因心靈蒼老而死，是多麼美好的一件事啊。

也許，塔西安就是對這樣的人類感到好奇的吧。他將臉頰貼在塔西安的手背上，感受那皮膚之下血液無聲的流動，他想著，即使差異如此巨大，我們現在還是在一起。我在夢都，而你在龍岸成長，中間相隔了千山萬水，以及心裡的差距，可是，我們現在還是在一起。

只要是必然的事情，不管再多困難，都一定會發生嗎？

必然的事情——

所以，他也一定要親眼去看那些女孩。這也會是必然的事情。如果連在夢都與一頭鳳凰相識都有可能發生，那麼，為什麼這些女孩的聲音不能被人聽見？

「我必須出去旅行。」

他喃喃的說。

「我要親眼看看她們，至少這會是我所做的第一件事。」

「我從來都不知道，在我看不見的地方，女孩們被如此對待。我甚至還幻想過，我會和一個動如脫兔、能一劍把樹葉一分為二的女孩成為朋友，我們在星空之下談論天文——但是，這是多麼困難呀！除了古老傳承的瑪德烈（少女騎士），女孩們似乎沒有學習劍術和天文的權利。」

他望著壁爐中劈啪跳動的火光，彷彿在那裡看見了兒時的幻想：某個紅髮戎裝、精神抖擻的女孩，護甲下的裙擺飛揚。

「我至少有著她們的半身，而我享受著所有她們無法擁有的權利，居然還不曾體會過她們的心情，這情何以堪。你知道嗎？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自己也是個女孩。」

「所以，我必須做些什麼。這不只是為她們，也是為我那一半的自己。」他將目光從壁爐轉向塔西安，塔西安黑亮的眼裡有光，還有倒映在其中的他。

「你不是人類，也許你不會明白…即使如此，我還是想說給你聽。畢竟我們還有那麼一點地方相像。」

塔西安望著他，伸手撫摸他的臉頰。「這一點相像的地方，就足以讓我觸碰到你的心。我知道，你現在已不會說謊。」

是的，他不再說謊。從前他未曾欺騙他人，卻會蒙蔽自己。他靜靜聽塔西安說話。

「你是應該去做些什麼的，要負擔起上天賜予你的，你也就有了責任。」塔西安忽道：「我們在路途中，白火和我提起你，他說你是埃額雅的子孫…我因此對你感到好奇。」

埃額雅。他想起來了，埃額雅。

七年大戰結束之後，精靈王埃額雅帶著他的同胞、非人的種族與所有惡獸，渡海去尋找新的容身之地，人類獨佔了世界，卻失去了兄弟。精靈王臨走前如此預言：「在這片土地，精靈和人類不再並肩。若是懷念兄弟的，就讓其子嗣傳承我們的身體、你們的壽命，他也是我在故土上最後的子孫，無論行至何方，埃額雅永遠庇佑這友誼的見證。」

精靈王的子孫——原來白火是這麼說的。就連他自己，都從未想過這個典故。

「你受到埃額雅的庇佑，必定能成功。」

塔西安說得如此真摯，他也受到感動，可是他搖頭：「不，和那沒有關係的。無論我受到誰的庇佑，都如此飄渺，而只有我一個受到庇佑，對全天下的女孩又有什麼幫助？」

「即使沒有埃額雅，我也希望你成功。」塔西安輕慢的道：「我為你祝福，你能成功的幫助你所要幫助的人。」

這比任何預言都要有效，黎爾不禁緊緊抱住塔西安。他現在終於有「朋友」的感覺了，就算可能是一廂情願，這滋味也真美好！

過了一會兒，他才又終於想到老問題上：「就算我決心要做，但沒有一個開始，總是不行的呀。」

「難道你不知道白火即將啓程？他昨晚收到了他伴侶所捎來的信息。」塔西安似乎不覺得這是一個問題，他眨了眨眼睛，理所當然的道：「你可以要求他帶你一起去。如此，我也將陪伴在你身邊。」

塔西安忽然這麼說，黎爾著實吃了一驚。他沈默了許久才開口。

「白火沒說，不過…我似乎打斷了許多次他要說的話。他收到了伊瑟和扶桑的信息？那麼，他確實是隨時會走的——」他一下疑惑、一下興奮、又一下著急。「這是個機會，可是，別說母親那邊，我甚至不知道他會不會允許…噢，我從小就要求和他們一起出去，可是他們從來沒有答應。」

他往後仰躺，苦悶的道：「我想我會是一個包袱…」話還沒說完，隨即被嚇得坐直了，他挺直得那麼迅速，差點便要用額頭撞到那人的下巴了——「你總是不敲門！」

白火正伸手撐著椅背俯視他。神情看起來輕鬆而愉快。

「我向莫可思和小離道別過了，現在我將要走，來和你說一聲。」

「我知道你要走了，可是，別那麼突然。」聽到白火親口說出來，他還是忍不住抱怨：「你說你會待很久的！」

「一個月夠久了，黎爾。」白火含笑的看著他：「更何況我們還有那麼久的時間——這可會是一趟很長的旅行。」

「我知道你想敷衍我…等等，你說什麼？」

他瞪大眼睛。

「我可沒說要和你道別。我邀請你和我同行，喔，是和我們同行。對吧？」

黎爾掙扎著從高大的椅背中探出頭來，於是他看到了白火身後，身穿織棉袍裙的黃膚女子對他點頭微笑，她的眼神聰慧而靈巧。他大叫：「扶桑！」

「妳不是和伊瑟在歐克拿——」

「我們是在歐克拿，但是一個月前就啓程了，大概是在白火抵達夢都的那一天，我們也往這兒來。」她回頭呼喚：「伊瑟，來見見我們的王子！他看起來真的和從前不一樣。」

伊瑟從短廊中走出，他的袖袍還沾染著旅途的灰塵，但仍然是黎爾印象中那麼爽朗可親。他對黎爾道：「我剛才和你母親談話。她不是很贊同讓你出遠門——」

這番話簡直澆熄了他乍見兩人的喜悅，讓他的心跌落深淵。但伊瑟還有下文：「不過，也不是全然不可行。她要親自和你談談，並且要保證你在這一路上能學到比書本更多的東西。」

「還有，你父親也想聽你承諾，你會照顧好自己。」

「我保證！」他大聲的說。

他說得那麼迫不及待，讓他們都笑了。塔西安也睜著眼睛，好奇的看著這些人。扶桑似乎這時才注意到塔西安，輕呼道：「這位想必就是瑟木爾雅從龍岸帶來的朋友了！」

「而你們想必是他的伴侶。」

「是的，我們是。」扶桑看起來不似往日的穩重，她用通用語驚嘆了一聲「天哪！」，似乎見到鳳凰的第一印象是雀躍的無以復加：對了，她準備要到龍岸一趟。「這有點冒昧，不過我有好多事情想問你，你願意聽我說嗎？」

她口出真言，但黎爾已不是當時一頭霧水的時候了，現在他清楚知道她在說什麼；而她也不避諱在他面前說出白火的真名。他想不起來這是原本如此，還是他現在才注意到——如果原本就是如此的話，那他們，這三位年長卻愛護他的朋友，已在不知不覺中把最真實的一面交給他了。他剎時覺得心口溫暖。

白火趁著塔西安和扶桑交談的時候，將他從椅子上拉起來，他仍然興奮的有些恍惚，任憑白火牽著他的手，然後伊瑟又牽過他的另一隻手，兩名大法師相視而笑。

他跟著他們前進，房門推開之後，他看見外頭的父親和母親。他們穿著正式的服裝，姿態雍容，高貴而令人景仰。他從來沒有一刻是如此目眩神迷的看著他的父母親。他覺得他們高高在上，可又是如此和他密不可分——他即將要離開他們。

他即將要離開他們，離開這座王宮，離開夢都，去看看這繁華首都之外的世界。他將要離開他們，可是無論走到天涯，他永遠都是他們的孩子…這兒永遠有人會等待他。

他想呼喚他們，想要說些話讓他們不擔心，可是驟然發不出聲音，還是父親先開口說話：「我以送王子遠行的禮儀來此。」

父親伸出雙手，白火和伊瑟放開了他，他跌跌撞撞的跑上前去，撲向父親的懷抱。他也看見了母親正用絲帕擦拭眼角。

他只能閉上眼睛，緊緊的回以擁抱。

敞開的房門裡，傳來扶桑冠絕天下的歌聲，伴隨他從未聽過的，塔西安的高歌，溫柔而響亮。即使在淚眼之中，即使深埋在溫暖的懷抱之中，仍然聽得清楚。

「…這一刻起，稚鷹即將飛翔

橫跨高山，橫越海洋
立志追尋天地交接的地方
稚鷹即將飛翔……」

尾聲：

若干年之後，黎爾成爲了王。

他的旅行持續了很久很久，久到當初沒有人預測得到；他也做了很多很多，多到他當初自己也沒有料到。

也許埃額雅的預言是錯的：他也繼承了精靈一部份的壽命。

而他接管王座的典禮上，甚至不是由他的父親白王所授權的。白王早已逝去。授權給他的是老邁的安揚王：當初宮廷巫師博理撒之子。安揚王在黎爾離去的第五年後，開始跟隨當年的白王學習。

當黎爾成爲王的時候，榮光之子已經成爲一個如夢的傳說，而他的歸來，讓夢醒了，讓人民歡欣鼓舞。新一輩的人們從父親、甚至是祖父口中聽說過這個王子，他們口耳相傳：精靈庇佑王的歸來！

黎爾登基了。這位人們相信有精靈庇佑，而比一般人更爲睿智、也更爲長壽的王，終生都未曾娶后，歷史上也沒有留下榮光王這個封號：

只有鳳王。

而這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全文完）